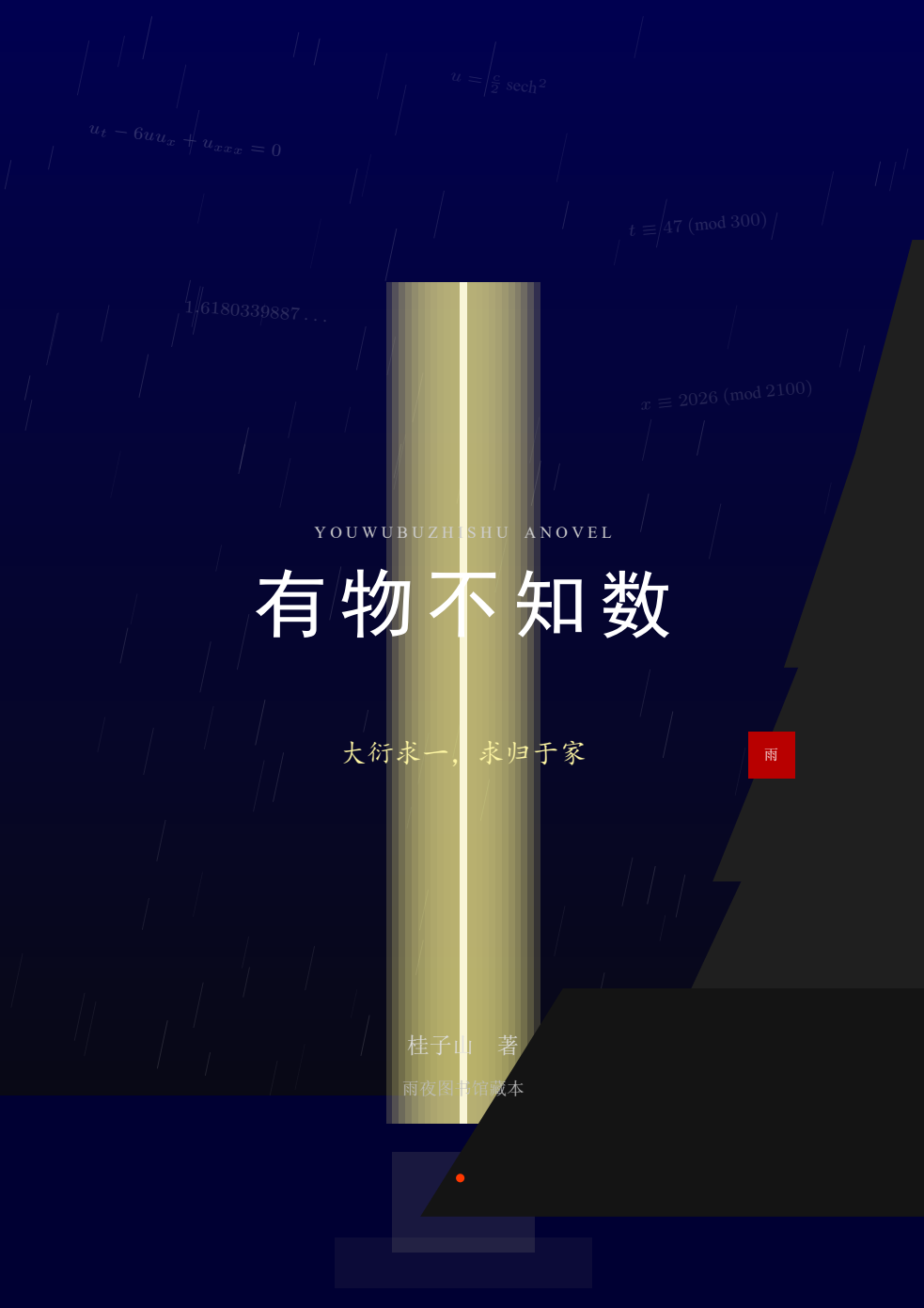

$u_t - 6uu_x + u_{xxx} = 0$
$u = \frac{c}{2}\,\mathrm{sech}^2$
$t \equiv 47 \pmod{300}$
$1.6180339887\ldots$
$x \equiv 2026 \pmod{2100}$
YOUWUBUZHI SHU ANOVEL
有物不知数
大衍求一，求归于家
雨
桂子山 著
雨夜图书馆藏本

有物不知数

大衍求一，求归于家

桂子山　著

雨夜图书馆藏本

初版：二〇三二年春

内容简介

学数学的人都有一个病：看见题就想解。

二十九岁的博士生王雨莹也不例外——直到她在一页七百七十九年前的残纸上，看见一道用铅笔写的方程。

方程是一扇门。门的那一头，是南宋临安的春天：一个落魄的数学天才，一个微笑像春风的守门人，一个把遗言做成数学题的盲眼说书女，一场以整座城池为赌注的阴谋。

大衍求一术——求一，求归于一，求归于家。她必须算完这道题，才能回家。

唯一的麻烦是：这道题的最后一行，写着她的名字。

数比人老实。可人，终究得有人看着。

本书纯属虚构。数学是真的，人情也是真的。

雨夜图书馆　印行

目录

内容简介 3

卷首 1

序章　落雪与火 2

卷一　临安 3

第一章　善本室的雷雨 4

第二章　临安没有厕所 8

第三章　历局 12

第四章　大衍台上 17

第五章　明前龙井 21

第六章　守衡者 25

第七章　火账 32

第八章　孤波 35

第九章　狱中题 41

第十章　盲女读信 46

第十一章　换稿 51

第十二章　庚简 57

第十三章　回程票 62

第十四章　雷峰塔 66

第十五章　梅树残局 72

第十六章　驻点 74

第十七章　两个解 79

第十八章　雨夜图书馆 **83**

卷二　淳祐四年 **91**

第一章　七天 **92**

第二章　华师的客人 **103**

第三章　守门人 **112**

第四章　梅州来信 **118**

卷三　绍兴十一年 **122**

第一章　落雪的人 **123**

第二章　账簿第一页 **130**

第三章　南海的波 **134**

第四章　江蓠的功课 **138**

第五章　雨夜图书馆 **146**

卷四　拾门人 152

第一章　拍品四十九 153

第二章　开柜之夜 157

第三章　以寿为缆 163

第四章　口述 169

卷尾 173

尾声　顾晚晴 174

终稿说明 176

卷首

序章　落雪与火

绍兴十一年，腊月，西湖落了一场罕见的大雪。

一个人从水里浮上来，被葛岭抱朴道观的老女冠拖上岸。老人把他架到炉边，问了一句怪话：

“后生，你是从房上下来，还是从书里下来？”

往后八百多年，这句怪话还会被问三次。问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落进来的人各有各的亏空。门不开给好奇的人，门只开给欠债的人。

这是门第一次开口。往后它还会开很多次——在嘉定十七年的黑水里，在淳祐四年的药味里，在2026 年 11 月 17 日的雷声里。掉进来的人都以为自己被世界抛弃了。

门知道不是。门只是在收账。

这个故事，讲的就是账本。

卷一　临安

她解一道方程，门解她这个人。

第一章

善本室的雷雨

王雨莹后来无数次复盘那个晚上，结论永远是同一个：错在图书馆装了避雷针，又只装了一半。

那是 2026 年 11 月 17 日，周三，晚上九点四十分。她的博士论文《一类非线性色散方程孤立子解的稳定性》第三次被导师打回来，评语写得客气而致命：“雨莹，你的数学没有问题。你的问题是，你只会数学。”

她抱着一摞书躲进古籍善本室，想找个没有导师、没有组会、没有人间烟火的地方安静一会儿。

善本室的规矩，研究生可以进，但要戴手套，要登记。登记簿上今夜只有她一个人的名字。

雷就是那个时候落下来的。

不是一道，是一串。楼外的银杏树被照得惨白，整栋图书馆的灯闪了三闪，灭了。应急灯亮起的一瞬间，王雨莹听见善本室最里面那个从不开放的樟木柜，咔哒一声。

锁开了。

她后来无数次想过转身就走。但学数学的人都有病，这个病叫好奇心，病入膏肓的那种。她戴上手套，拉开柜门。

柜子里只有一页纸。

它被裱在桑皮纸里，边角焦黄，像被火舔过。王雨莹扫了一眼题款——《数书九章》，南宋，秦九韶，淳祐七年。这是真品才有的纸性，她读研时帮导师整理过南宋算书的纸张年代数据，闭着眼都能背出那个时代桑皮纸的纤维比例。

然后她看清了纸上的内容。

前半页是《数书九章》第一卷《大衍类》的原文，墨迹沉着，是刻本。“大衍求一术”五个字她认得，她本科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中国剩余定理的源流，从《孙子算经》的“物不知数”一路追到秦九韶。

后半页——

后半页的东西不可能存在于 1247 年。

一行行符号，纤细而潦草，是铅笔写的。宋人没有铅笔。

$$y^2 = x^3 - 43x + 166$$

不对——不是这个。下面那行才是主线，然后是三组同余式：

$$t \equiv 3 \pmod 4, \quad t \equiv 11 \pmod{12}, \quad t \equiv 47 \pmod{100}$$

铅笔灰很淡。“十一”写得潦草，“十”的那一竖拖得老长——隔着七百七十九年的雨声，她一眼看过去，看成了“七”。

王雨莹的呼吸停了。判别式非零，右端三次式有三个实根——她的手指悬在纸页上方发抖，这是她被导师骂了四年养出来的直觉在报警：这东西是活的。

窗外又是一道雷。这一次雷声不是从天上来的，是从纸页里来的。

那串同余式开始发光。不，不是发光——是溶解。墨迹像活的虫子一样在纸上蠕动、重组，铅笔灰的颗粒从纸面上浮起来，悬停在半空，排成一行新的字：

“今有物不知数，三三数之剩三，五五数之剩二，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在何年？”

《孙子算经》。物不知数。每个中国数学系学生幼儿园的摇篮曲。

“233。”王雨莹脱口而出，随即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跟一道题对话，疯得不轻。

但那个数字像一把钥匙插进了锁孔。悬空的铅笔灰轰然散开，善本室的地板在她脚下消失了。

坠落的感觉持续了很久，久到她开始冷静地分析：自由落体，时间 t 约等于——不对，没有参照物。她又想：如果是梦，这个梦的重力加速度设置得过于逼真。

最后她想的是导师那句话。

“你的问题是，你只会数学。”

行吧，她想。那就让数学救我一次，不然我就去把这句话刻在你的墓碑上。

很多年后，她会断断续续写一本《穿越者生存手册》。

第一条：不要跟题对话。

第二条：也不要让题回答。

第三条：如果题回答了你，你就得把它做完。

当时的她还没有这个觉悟。她只觉得风很大，雷很近，而自由落体的加速度，跟课本上写的一样诚实。

第二章

临安没有厕所

王雨莹砸穿了一户人家的茅草屋顶，压塌了半间柴房，怀里还死死搂着那页裱好的残纸。

这是她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虽然当时她以为自己只是舍不得撒手。

救她的是个盲眼姑娘，十三四岁，抱着一摞书从瓦子方向回来，听见柴房巨响，站在院子当中，问了句让王雨莹记了一辈子的话：

“娘子，你是从房上下来，还是从书里下来?”

“……有区别吗?”

“从房上下来，我喊人抓贼。从书里下来，”盲眼姑娘侧过头，用一双没有焦距的眼睛看着她，“那

我得见个礼——能从书里出来的，不是神仙，就是妖精。”

这姑娘叫阿沅，是瓦子里说书的，记性逆天，听过一遍的书能一字不差背出来。王雨莹花了一个下午搞清楚三件事：

第一，这里是临安，南宋行在，天子脚下，人口百万，城市排水系统领先同时代的巴黎八百年——但是没有厕所。这件事对她精神造成的冲击远超穿越本身，此处按下不表。后世那些写穿越的，没一个提这茬。王雨莹在心里记了一笔：等我回去，谁再写穿越小说，第一章必须先写厕所。

第二，现在是淳祐七年春，秦九韶刚写完《数书九章》不久，正在四处投书求荐，处处碰壁——史书里这个人“狂狷孤高，不偶于俗”，翻译成现代话就是情商欠费，数学满点。

第三，阿沅听完她现编的“我家遭了兵灾，一路流落到此”的鬼话，安安静静地喝了口粥，说：“娘子说谎。你的手上没有茧，指甲缝里没有泥，你一看就是拿笔的人。但我不拆穿你——”

她把碗一放：“因为你压塌我家柴房，得赔。”

王雨莹身上只有一件被雷劈得焦边的卫衣，一叠被打湿的博士论文草稿，和一页价值连城的南宋

刻本。

她用其中一样换了在临安活下去的第一笔本钱。

来之前她设想过穿越者的体面开局：制肥皂、烧玻璃、背两首李杜震惊四座。轮到她，全部家当抵不上一顿早餐，第一桶金，靠的是三粒灌铅骰子。

数学博士，在线算命。她觉得自己给母校丢人了。

瓦子口，骗子在摇骰子。“押大押小，买定离手!”三粒骰子，罩钟摇得山响，周围一圈人眼睛发红。这是最简单的概率游戏，也是最古老的——庄家出千。

王雨莹挤进去，蹲下来，看了三局。

“娘子，玩不起别玩。”庄家斜她。

“我不用银子。”她把一张草稿纸铺开，炭笔在上面写下一行数字，“我跟你赌别的。我算出你下一把三粒骰子的点数总和，算错了，我替你做一天活，算对了——”

她抬起眼：“你柜子里那三粒灌铅的骰子，归我。”

庄家脸色变了。

一炷香后，王雨莹拿着三粒骰子走出人群，身后是炸了锅的赌摊。她用的原理简单到令人发指：

灌铅骰子的重心偏移导致各点数概率分布不均匀，连掷三十次，频率分布一统计，哪一面沉、沉多少，一清二楚。中心极限定理，专治各种不服。

阿沅拉着她的袖子，声音发颤：“娘子你真是从书里下来的。”

“叫我雨莹。”她把骰子递给阿沅，“帮我个忙。替我打听一个人——秦九韶，秦道古。他家门口，最近是不是总有人盯着？”

阿沅的笑容慢慢收了。她压低了声音，那声音里有一种与十三岁不相称的冷：

“你找秦先生做什么？”

“救他。”王雨莹说。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说。也许因为那页残纸在被雷劈中之后，大衍类的原文末尾，浮出了四个她没来得及告诉任何人的小字：

历局索命。

第三章

历局

王雨莹用了三天时间给自己造了一个身份。

阿沅的兄长陈沅，病故于三年前，户籍牒上的名字还在。她把长发绾进布巾，穿上阿沅改小的青布直裰，往铜镜前一站——镜子里是个清瘦俊秀的小郎君，眉眼过分干净，好在南宋临安的书生大多营养不良，倒也不突兀。

唯一的破绽是字。王雨莹的硬笔书法拿过院里的奖，毛笔字却像被门夹过的蜈蚣。阿沅摸着她练习“陈沅”签名的纸，沉默了很久。

“娘说过，”小盲女斟酌着开口，“字是门面。”

“你娘说得对。”

“所以从今天起，我教你写字。”阿沅拍拍胸脯，“我瞎，可我能摸出你的字有多丑。”

数学博士，拜师盲童，从头学写自己的名字。她给母校丢人的名单上，又添了一笔。

“从今天起，我叫王隐。”她说。

阿沅咂摸了一下：“隐？不好，听着像个道士。”

“隐函数的隐。”王雨莹把《孙子算经》塞进袖袋，“看不见，但处处都在。”

历局贴出榜文的那日，整个临安的算学先生都躁动了。

太史局所辖历局，因《淳祐历》推步屡误——去年冬至时刻算错了一刻有余，朝中御史已经参了两本——不得已向民间募算手。考题为实题：桌上摊着去年冬至前后六十日的正午圭表影长记录，密密麻麻两页，要求应试者据以推定今年冬至的确切时刻，及冬至那日影长几何。

考生四十余人。有人当场拨算筹拨得满头是汗，有人用一行法师传下的不等间距内插法，算到一半发现数据对不上，额头渗汗，手开始抖。

王雨莹在现代社会卷了二十九年，最不怕的就是考试。考研、考博、资格考试、论文答辩——她的整个青春就是一张又一张答题卡。眼前这场面恍

惚得亲切，只是监考换成了古人，作弊的代价从记过变成了砍头。

难度差不多。

王雨莹盯着那两页数据，看了整整一炷香，一个字没算。

因为她看出问题了。

数据被人改过。第 17 日、第 31 日的影长记录，字迹比其余略重，墨色略浮，且数值与整体趋势不符——不是观测误差，观测误差是随机的、零散的，而这两处偏差方向一致、幅度刻意，是有人要把冬至时刻往后挪。

历法在中国从来不只是科学，是政治。冬至时刻错一刻，朔望弦晦全错，祭祀的日子错了，就是“天心不悦”的大事——足够让某些人掉脑袋，也足够让某些人做文章。

她提笔——不是先算，是先筛。

设影长为时日之函数，以三次式拟合六十组数据，求使各点偏差平方之和最小者。她这个时代没有“最小二乘”这四个字，但她有算筹，有一双手，和一个博士四年被数据折磨出来的、对异常值近乎野兽般的直觉。两套算筹并用，算废了三张纸，剔除两处伪造数据后重拟——冬至时刻，呼之欲出。

交卷时，监考的老历官只看了一眼她的得数，霍然起身，撞翻了砚台。

帘子后面，一直坐着个没说过话的人。此时那人鼓了两下掌，缓步走出帘外：四十许年纪，面容温润，一身半旧的青色圆领袍，笑得像春风。

“把数据放到亮处看，让方程自己说话。”他说。

王雨莹的血，从头顶凉到了脚后跟。

这是她的博士生导师周慎的口头禅。周慎总说：“雨莹，方程比人老实，人骗人，方程不骗人。”

眼前这个人，字正腔圆，用的是普通话。

她这辈子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他乡遇故知——如果他乡是八百年前的临安，故知笑得像个春风成精，说的话还是她导师的口头禅。

离谱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

“在下历局少监，裴衍之。”他含笑看着她，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一瞬，像确认了什么东西，“王算手，榜上有名。明日来局里点卯。”

当晚，桂子山下的武昌城正飘着十一月的桂花雨——一千公里外，七百七十九年后。王雨莹躺在阿沅家的房顶上，看着南宋的月亮，忽然想起白天交卷时的最后一题。

她写的是答案。裴衍之隔着人群，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补了一句：

“可惜。你论文第三章，错了一个符号。”

王雨莹脸上端着算手的恭谨，心里已经给这个人单独建了个文件夹，命名：重点观察对象。危险等级：导师。

第四章

大衍台上

秦九韶住在临安城盐桥附近的一座破宅里，宅子是从一个捐了官的商人手里租的，院墙塌了半边，屋里却堆满了纸，纸堆比人高。

阿沅带路，一路低声说：“秦先生名声不好。说他才高，说他性傲，说他堂堂进士，整日摆弄九九贱技。前日有两个汉子在他巷口站了一整天，今早不在了。”

“不在了?”王雨莹心里咯噔一下。

进了门，秦九韶正醉着。

历史上的秦九韶，史家争议了一千年：有人说他天才绝世，有人说他阴鸷凶残。王雨莹看到的这

个，瘦得像一竿竹子，眼窝深陷，案上摊着《数书九章》的稿子，稿边压着半壶浊酒。

“又来一个劝我入太史局的?”他头都不抬，“回去告诉他们，历，我推得；局，我不入。秦某这双眼睛，看得见天上的误差，也看得见人心的误差，后者比前者大得多。”

“我不劝你入局。”王雨莹把一张纸放在他稿子上，“我跟你斗算。”

秦九韶终于抬头。

王雨莹出的题，是一道“物不知数”，三三数之、五五数之、七七数之，问物几何——但更狠的是，她在题尾埋了一个陷阱：附加条件“七七数之剩七”。

满座俱寂。阿沅不懂，但她屏住了呼吸。

七七数之剩七，意味着此物是七的倍数；可题目前半求出的所有解，都不是七的倍数——此题无解。

寻常算手会算出一个数，验算不过，再换一个，算到天黑，满头大汗，只当自己学艺不精。

秦九韶盯着题看了十息，忽然笑了。他抓起炭笔，在纸上写了一个字：错。

“题是错的。”他说，眼睛亮得吓人，“出的好！天下的题，十道里倒有七八道是错的——历官的观测是错的，朝中的奏疏是错的，连圣人注的经典也是错的。满朝文武算了一辈子错的题，算得兢兢业业，算得白头皓首——你是第一个敢把错题端到我面前的人。”

“错的题比对的题多。”王雨莹轻声说，“所以错的题更值钱。比如——历局想让你死，这道题就是错的，错在他们以为杀了你，《数书九章》就会消失。”

秦九韶的笑僵在脸上。

就在这时，他从袖中抽出一样东西，慢慢推过来。不是他的书稿。是一封信。信封已经磨得起毛，封口处没有火漆，却糊着一方小签——上面不是汉字，是四个阿拉伯数字：

1247。

“三十年前，有人把这封信送到我手上。”秦九韶的声音很低，“送信的人说，让我淳祐七年再拆。我忍到今年正月才拆。信上只有一句话——”

他看着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念：

“淳祐七年春，有女子自天而降，姓王。其至之日，大衍之数，始得归一。”

屋外的风穿过塌了半边的院墙。王雨莹站在纸堆里，第一次觉得数学救不了她。

因为这句谶语的时间戳，比她自己的出生，早了七百七十九年。

第五章

明前龙井

裴衍之的茶请帖，是三天后送到历局的。

地点不在官廨，在西湖边一座私宅，竹林掩映。王雨莹进门时，茶烟正起。

“坐。”裴衍之亲手执壶，“明前龙井，雨前采的，闷在瓷坛里封了蜡。委屈你了，将就喝。”

王雨莹盯着杯中竖立的嫩芽，指尖发冷。

明前龙井。密封蜡封。这不是临安能有的茶——这是 2026 年的茶。

“周慎老师身体还好吗。”裴衍之呷了一口，语气像聊天气，“我走的那年，他刚评上博导，头发还没白透。他骂学生的口头禅几十年不带换的——方程比人老实。”

“你到底是谁。”

“裴衍之，历局少监，如假包换的大宋官员，绍兴十一年到此。”他笑了笑，“在我的年代，我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师妹——”

他把“师妹”两个字咬得很轻，像一粒投入深潭的石子。

“我不是唯一一个掉进来的，你也不是。历局自绍兴年间立局，七代少监，半数是‘先到的人’。我们自称守衡者。你猜我们守着什么？”

他伸出两根手指，蘸着茶汤，在案上写下那个王雨莹梦里都在算的方程：

u_t - 6uu_x + u_xxx = 0

KdV 方程。孤立波。一列能在介质中行进而形状不变的孤波——一列能驮着人穿过时间的东西。

“舟。”裴衍之指指方程，又指指案上另一处——那页残纸上抄下的三组同余式，“锚。舟定其形，锚定其年。大衍求一，求的那个‘一’，就是舟与锚咬合的那一颗齿。七代守衡者找这扇门找了一百年——而它自己找到了你。”

王雨莹的声音发干：“残页最后一行，写的是什么。”

裴衍之沉默了很久。久到茶凉了一半。

“三十多年前，历局从一场大火里抢出那半页纸。纸上铅笔字已经很淡了，我们拓下来，拿最好的目力逐字辨认。方程，同余式，还有最底下四个字，是后来补上去的——笔迹娟秀，墨色比其余都新，像是不久前刚写上去。”

他抬起头：“哪四个字？”

“王雨莹存。”

竹林里的风停了。远处西湖上传来画舫的笙歌，悠悠的，像另一个世界的事——可它分明就是另一个世界。

这些话说得流畅，流畅得像排练过。很多年后她才知道，“大火”是一句托词——历局在她抵达当月就拓印了残页存档。真的那页纸，自始至终，只在她一个人的行囊里。

“守衡者的规矩只有三条。”裴衍之站起身，收敛了笑意，春风瞬间成了刀鞘里的刀，“一，不授超前之学于宋人。二，不改史册一笔。三——找到门的人，归期由历局定。”

“如果我不入局呢？”

“历局杀人不用刀。”他走到门口，背对着她，声音温和得像在劝一个晚归的学生，“用一个错数就够了。你的小朋友阿沅，昨晚在瓦子里说了段新

书，说的是‘秦先生斗算退恶人’。今晚，太史局的公文就会送到——说民间妖妄之言，干犯历禁，按律，杖八十。”

他推开门，让进一院竹影。

“局里等你回话。对了，师妹——”裴衍之回头，笑了，“你论文第三章那个符号，负号写成了正号。周慎肯定骂过你，对吧？因为你导师当年，把这句话原封不动骂给了我——我博士论文的第三章，错的正是这个符号。”

他笑了笑，补了一句：

“我诈你的。你那一瞬间的眼神，替我验完了这道题。”

王雨莹走出竹林私宅的时候，腿是软的，脑子是转的。

她在心里列了张表：此人掌握的信息量，危险；此人的温柔程度，危险；此人给的糖……

她把最后一行划掉了。

收买知识分子，一颗糖是不够的。怎么也得两颗。

第六章

守衡者

历局入职的程序很简单：登记姓名，发一枚铜腰牌，然后站在一尊没有名字的牌位前，把三条规矩背出来。

“一，不授超前之学于宋人。二，不改史册一笔。三，找到门的人，归期由历局定。”

监誓的老吏姓井，牙齿掉光了，说话漏风：“王算手，背得熟，不算数。背得信，才算数。”

“我背得信。”王雨莹说。

她当然不信。她连这三个字怎么写都不信。

数学家的职业操守有两条。第一条：没有证明过程的东西，一概不信。第二条：实在没有证明，就给它建个模。

历局的俸禄按月支给，米两石，钱十贯。王雨莹领第一个月俸禄的时候，在心里默默折算成她那个年代的购买力，然后沉默了。

学历贬值她听说过。贬值八百年，她是头一个。

不过转念一想：包吃，管住，没有非升即走。她上辈子读的博，还不如这辈子的编制。

入职第一天，裴衍之带她看了校史阁。

那是历局最深的一间屋子，没有窗，四壁书架上摆的不是历书，是史。宋人的实录、会要、野史笔记，一函一函，码到房顶。裴衍之抽出一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翻到夹着纸条的那页，递给她。

“看这一行。”

她看了。绍兴十二年，某月某日，某官暴病卒。

“昨天夜里，这行字写的是‘遇刺卒’。”裴衍之的声音很平静，“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改了一个小数。波纹荡过来，这个人就换了种死法。我们不管谁改的。我们只管一件事：波纹的账，总要有人还。”

王雨莹盯着那行墨迹。字是静止的，可她莫名觉得纸下有东西在游，像水底有一条大鱼。

“数债数偿。”裴衍之说，“记住这四个字，你能活得久一点。”

王雨莹点点头，把这四个字归进了“老板语录”文件夹。

她原以为穿越了就能摆脱组会。第二天历局晨聚，各房算手轮番报数、议误差、领任务，一坐一个时辰——她端着茶盏，浑身发冷。

错了。组会无处不在。

她只是从一个导师的手心，掉进了整个南宋的教研室。

她的第一个正式差事，第三天就下来了：收缴秦九韶《大衍类》全部草稿，焚毁。

公文上的理由冠冕堂皇——“民间妄演推步之术，干历禁”。但王雨莹看懂了真正的逻辑：大衍求一术是锚的算法。掌握了它，谁都能钉住时间的坐标。历局垄断了七代的门，第一件要锁死的，就是造钥匙的图纸。

她连夜翻墙进了盐桥那座破宅。秦九韶听完，没发火，反而笑，笑得咳嗽。

“烧。”他亲手把两匣草稿抱到院当中，浇上灯油，点火，火光把他的脸照得忽明忽暗，“秦某烧过一回国史馆的书，不在乎再烧一回自己的。”

“先生的稿子——”

“都在这里。”秦九韶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你要烧，得先烧这个。”他凑近火堆，声音低下来，“王娘子，我烧了十年书，学会一件事：纸是最靠不住的，数才是。纸会进火，数进了脑子，火就追不上了。”

火焰噼啪。王雨莹忽然鼻子一酸。她在七百七十九年后的图书馆里读《数书九章》时，从来没想过它这样活过一次。

麻烦在同一天深夜找上门。

阿沅被拿了。罪名：瓦子说书，“传习妖妄之言，干犯历禁”，杖八十。

八十杖。十三岁的身板，四十杖都够死两回。

王雨莹在历局的值房里坐到三更，把那份公文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然后她找到了那个数。

禁令颁布的日期，与阿沅说书的日期，只差一天。

她研了墨，取了一支最细的笔，蘸饱了，悬在供状副本上。数学家的手稳得可怕——无数个深夜推导偏微分方程练出来的手，改一个数字，笔锋没有一丝抖。

把“二月十四”，改成“二月十三”。

一笔。只是，这一笔把一个无辜的说书日期，推回了禁令生效之前。

第二天她去校史阁核对。那卷会要里，阿沅的案子干干净净地消失了，像从来没存在过。

同一卷书里，另一行字变了。她昨夜改完就后悔了——她记得清楚，那一页原本记着某小吏“候缺”，如今成了“即补”。一个跟她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因为一个跟她毫无关系的数字，平白得了前程。

墨下面那条大鱼又游了一次。

王雨莹站在书架前，浑身发冷。她终于明白裴衍之那句“数债数偿”是什么意思了：账永远是平的。你救一个人，这世界的另一头，就有另一个人替你还。

当晚她回到分配给自己的值房，收拾那张前人用过的旧书案时，指尖在案底摸到了一道裂缝。

裂缝里有一个油布包。三层油布，包着一册手抄的小本子，纸页脆黄。翻开第一页，字迹清瘦，像一个人用力要把最后的清醒钉进纸里：

”后来者：我叫谢明烛。如果你看得懂这行字，说明门已经找上你了。我只讲三件事。

其一，门是单程的。裴衍之会告诉你归期由历局定——不要信。历局从来没有让任何人回去过。

其二，别解那个方程。解出来的那天，你就成了舟。

其三，替我照看我女儿。她姓阮，小名阿沅。她以为她娘是病死的。

——明烛绝笔，淳祐四年二月。”

王雨莹坐在灯下，一动不动，坐了整整一个时辰。

淳祐四年。三年前。

阿沅说她娘是病死的。

分派值房那天，她扫过一眼名单——她那间，落款处的圈点是少监亲笔。她当时只当是器重。

窗外更鼓响了三声。她把这册本子塞回怀里最贴身的地方，吹了灯。黑暗里她睁眼躺着，把裴衍之这三天的每一句话在脑子里重放了一遍，像复盘一组迭代数据——

那个温和的笑，那些恰到好处的提点，那杯2026年的茶。

一个混沌系统，她冷冷地想。我先建他的模。然后，找他的不动点。

她刚吹了灯，院墙外就传来了脚步声。

三个人。不是缇骑的步子——缇骑走得齐，这三个人走得散，带着火气。

“就住这儿！那小子白日里还在瓦子口显摆!”

王雨莹从门缝里看出去：骰子摊的庄家，带了两个帮手，手里有棍。

她一个学数学的，平生第一次被人追杀，追杀的理由还是学术打假。

阿沅像拖一袋米一样把她拖进床底的暗门。瓦子的老房子都有两个门，说书人惹的人多，祖上传下来的规矩。

脚步声在屋里转了三圈，骂骂咧咧地走了。她从地窖里爬出来，后背全湿。

阿沅递过来一碗水：“娘子，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算命的。”王雨莹接过碗，“同行是冤家。”

第二天她才知道，那三个人此后再没来过——历局有人“顺路”去骰子摊坐了一炷香，庄家当场收了摊。

她不知道是裴衍之还是井老吏。她只知道，从这天起，暗处有一双眼睛，替她挡刀，也盯着她。

这比追杀本身更冷。

第七章

火账

淳祐七年，四月初二，夜。

火是半夜起来的，从瓦子后巷烧起，一夜之间吞了三条街坊。

王雨莹是被阿沅的尖叫惊醒的。她冲出门的时候，整条巷子已经成了火的河，屋顶的瓦片在高温里爆裂，像炒豆一样响。她一脚踹开阿沅家的柴门，浓烟里那孩子正跪在屋角摸她的醒木，摸不到，不肯走。

“命要紧!”

“醒木在我娘灵位底下!”阿沅哭得喘不上气，“说书人的东西，一样都不能少——”

王雨莹骂了一句这辈子最脏的话，把她扛上肩，冲进去一脚踢开灵位的抽屉，抓了那块乌木就跑。身后的房梁轰然塌下的时候，她们俩滚出了门槛。

火灾后清点：三条街坊，一百七十四户人家，死伤四十余。说书行会的刘婆婆，为了抢她那面用了五十年的鼓，没能出来。

她查过火路。起火的巷子，三个月前刚换过更夫；更夫说，那一夜他被人请去喝了酒。

请喝酒的人，出手阔绰。

她的第一反应是骰子摊的庄家——学术打假打出人命，于情于理都讲得通。

第二反应是：不对。

庄家请得起酒，买不起这么大的账。

这笔账的买家，是看不见的那本账。

瓦肆的姐妹们给她敛葬。阿沅抱着醒木，坐在瓦砾上，一整天没说话。

王雨莹站在灰烬里，忽然想起了自己改过的那个日期。

二月十四，改成二月十三。一笔，救了一个孩子的八十杖。账上平了——平在这里：三条街坊，四十余条人命，替她填的数。

她改了公文的那个夜里，校史阁的墨在她眼皮下动过一次。她当时想，这笔账大不了。现在她知道了：账从来不是墨来收，是火来收，是水来收，是一场谁也不预告的震潮。

人群外围，雨檐底下，站着一个人。

裴衍之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肩头落着救火溅上的灰。他没有走近，只是隔着一条街的废墟看着她，看了很久。

然后他开口，声音不高，却穿过了一整条街的哭声：

“记住今晚。”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开门。”

他转身走进夜色里。王雨莹站在灰烬中，发现自己第一次答不上这个人的话——

因为她现在，也欠了。

第二天，她去了雷峰塔，在塔基底下站了一整个下午。

纸会烧。塔里的砖，烧了一百年还立着。

第八章

孤波

方程是要人命的，尤其当你别无选择只能解它的时候。

王雨莹把残页的铅笔字全部誊了下来，关在值房里推了三天。行波代换，$\xi = x - ct$，三阶偏微分塌缩成常微分，积分两次，双曲正割的平方从纸面上浮出来——

$$u(\xi) = \frac{c}{2}\,\operatorname{sech}^2\!\left(\frac{\sqrt{c}}{2}\,\xi\right)$$

孤波。一列在时间之水里行进、形状永不弥散的波。她前世今生做了五年的东西，此刻正躺在七百七十九年前的桑皮纸上，安安静静地等她认出来。

然后是那三组同余式。她怀着一种近乎宗教的战栗解完了大衍求一术——用的还是她雨夜里看错的那个“七”：

$$t \equiv 247 \pmod{300}$$

模三百，余二百四十七。

笔尖顿了一顿。说不上来的别扭，像积分积完忘了写常数，像归约到一半被人碰了一下肩膀。可她验算两遍，无错。她把这点别扭摁进心底——日后她会知道，别扭本身，就是验算的一部分。

她把结果抄上纸页，写下了那个让自己血都热了的读法：247，淳祐七年，1247。锚钉住了。纸上的方程确实是门，而那三组余数，是钉在宋这一头的锚。

问题只有一个。

她盯着推满一桌的稿纸，喉咙发干。做偏微分方程的人都知道一句话——光有方程，没有定解条件，什么也不是。KdV 有整整一族孤波，速度 c 取什么值都行；锚定了 1247，也只是锚定了“这一头”。“那一头”呢？2026 年那一头，谁来钉？

页面上还缺一个数。缺的那第四个条件，就是舟的初始形状。

而这，必须有人在这个时代把它算出来。

她合上眼。脑子里浮起一个人，一个醉醺醺的、傲得鼻孔朝天的、把整部书背在脑子里的人。

门要两头都钉。她苦涩地想。难怪七代守衡者，一个都没回去。

她在心里给《穿越者生存手册》添了第四条：想回家，先证明；想证明，先救人；想救人，先得学会宋代官话。

她也不知道上哪儿学官话。不过这跟博士论文一样——开题的时候不需要知道答案，只需要相信自己能毕业。

第四天夜里，裴衍之来了，没带随从，手里拎着一个小小的纸包，隔着窗子丢给她。

大白兔。蜡纸包着，拧着两角，一捏，糖的棱角硌在掌心。

王雨莹剥开一颗，含进嘴里。奶味炸开的瞬间，她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砸在稿纸上，晕开一小团墨。

她在桂子山下的宿舍里囤过一整罐这种糖。她的导师周慎不许她在办公室吃，说甜味儿污染推导。她走的那晚，罐子还剩半罐。

“慢点。”裴衍之坐在窗沿上，看着临安城的灯火，“我攒了二十三年。就这最后一把了。”

“你到底什么时候到的?”王雨莹含着糖，声音含糊，“绍兴十一年到现在一百零六年，你看着可不像一百三十岁。”

裴衍之笑了，笑里有一丝她读不懂的东西：“局里的档册写的是绍兴十一年——那是写给局里人看的。我真正的到年，是嘉定十七年。”

1224 年。二十三年前。

“绍兴那个，”他顿了顿，“是上一个少监。我顶了他的名字，他的官职，和他没写完的档。守衡者都这样的，师妹。我们连名字都是借的。”

“那你本来叫什么?”

“忘了。”他说得太快。

王雨莹低头喝茶，没再问。她这三天建出来的模型刚刚闪了一下红灯——裴衍之说谎的时候，右手会把茶盏顺时针转四分之一圈。刚才那一下，转了。

“裴少监，”她状似随意地拨着稿纸，“你认识谢明烛吗?”

茶盏停了一瞬。

“不认得。”他说。茶盏，顺时针，四分之一圈。

那天后半夜，她溜进了校史阁。

她要查的不是人，是书。《数书九章》——她得确认它在这个时代活得好好的。

书还没刻印，阁里没有。但有历官的私录，记天下方技之书。她翻到那一条，借着气死风灯的光，一行一行读下去——

“秦氏九韶，所著算书九章，推大衍之法……淳祐八年，道古以罪下狱，稿毁于狱。”

淳祐八年。明年。

王雨莹捏着那页纸，指尖一寸一寸凉下去。历史上《数书九章》明明传了下来，七百年后她亲手摸过它——可在眼下这条时间线上，它明年就要跟它的主人一起，烂在临安府的大狱里。

也就是说，此刻的这条河，已经歪了。而她还不知道是哪块石头砸歪的。

她的第一反应，是做题家的本能：河歪了，就把答案改回来。

她的第二反应，是社畜的本能：这算加班吗？

身后传来极轻的脚步声。她猛地回身——裴衍之站在书架的阴影里，不知站了多久。他手里捏着一角烧剩的纸，递给她。

那是半页公文。她以算手的目力一眼扫过：收捕秦九韶的牒文，签发处盖着历局的大印——不是

他的。

签发人的名字，她第一次见：局正，庾简。

“我压了七天。”裴衍之的声音哑的，像三天没睡，“只压到三天。刑部的火签已经发了。”他看着她，眼里的东西翻涌着，最后只化成一句话：

“大牢里我进不去。你能。只有三天。”

第九章

狱中题

临安府大狱比王雨莹想象中干净，也比她想象中黑。干净是因为南宋的牢狱法度森严，黑是因为这里的人大多数知道自己出不去。

秦九韶坐在草堆上，镣铐压在脚腕上，人却直挺挺的，像一竿不肯折的竹子。见她来，他笑了。

“来了?”他说，“比我算的，晚了一个时辰。”

“先生还能算?”

“算不了了。”秦九韶举起手，腕上镣铐哗啦一响，“手自由的时候，我连你什么时候到临安都能算个八九不离十。现在手上有了东西，反而算不准了。”他晃了晃铐子，笑得意味深长，“看见没有，

人一旦戴上了镣，连自己的数都推不动。这大概就是历局要的效果。”

王雨莹把食盒推过去，压低声音：“先生，给我出题吧。”

秦九韶挑眉。

“我来这儿不是为了送饭。”她说，“先生在等一个能替您把数带出去的人。别瞒了——您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所以才把稿子都烧了，都背进了脑子里。先生等的不是救您的人，是替您的数回家的人。”

牢里安静了很久。隔壁的犯人在哭，哭声很远。

“我那封信，”秦九韶忽然开口，“是嘉定年间收到的。送信的是个女子，盲眼，说书为生。她说——‘受一位王娘子之托，从很远的地方来。’”

王雨莹的呼吸停了一拍。

“我查过临安城里姓王的女算子。”秦九韶盯着她，一字一顿，“一个都没有。直到今年春天，天上掉下一个人，偏偏姓王。”

“先生，那封信——”

“所以现在轮到我出题了。”他从草堆底下摸出半片碎瓦，在墙上刻下四行字。瓦片刮着夯土，一笔一笔，像刻在骨头上：

物不知数，四四数之剩二，三三数之剩一，七七数之剩三，百百数之剩二十六。问：几何？

四组余数。四枚锚。

王雨莹接过瓦片的手是抖的。四、三、七、百——模三百的那一维里，跳动着 247，是 1247，是她脚下这一年。而百百数之剩二十六那一维——

26，326，626，926，1226，1526，1826，2026。

七百七十九年。

模四、模七，她在昏暗中跳过了验算——日后她会知道，这一步一天都省不得。

瓦片从她指间掉下去，砸在草堆上，没有声音。

“算出来了？”秦九韶问。

她没有回答。她回答不出来。

这个废了一样坐在大狱草堆上的人，用半片碎瓦，替她钉上了回家的那一头锚。他穷其一生造出来的大衍之术，推到尽头，推开的不是历法的门——是她的门。

“是回家的路。”秦九韶说。

不是问句。他看着她的眼睛，自己就得到了答案。这个被千年史书骂作阴鸷的男人，忽然笑了，笑得像个解出题目的孩子，镣铐都跟着哗啦作响。

“好。”他说，“好。”

“先生，”王雨莹俯身抓住那副镣铐之间的铁链，声音发颤，“我带您出去。我改一个数，我——”

“你敢。”秦九韶的脸沉下来，那一瞬间的威仪让她真的不敢了，“你改一个数，账就在别处平一个数。老夫烂命一条，填进去正好——但你听好，他逼近一步，镣链绷直，”他们杀我，不是要我死。大衍在我脑子里，我死了，大衍还活着——活在你脑子里。你猜，他们下一个要杀谁？”

牢门方向传来脚步声。狱卒在咳嗽，提醒时辰到了。

秦九韶最后做了一件事。他从贴胸的衣袋里，摸出一枚乌木的算筹，筹身上刻着一枚小小的印记——一圈波纹里包着一个“谢”字。

“那个盲眼的送信人，留下过一句话。”他把算筹按进王雨莹手心，一根一根合上她的手指，”她说，日后若有自天而降的人，把这个交给瓦子里说书的阮家姑娘，告诉她——

‘娘没有病死。娘是在等一趟没有回程的船。’”

王雨莹走出大狱的时候，临安在下雨。

她站在雨里，掌心里攥着那枚乌木算筹，怀里揣着一页能送自己回家的数，脑子里装满了一个必死之人的全部学问。

雨点砸在青石板上，溅起一层白雾。她抬起头，忽然很清楚地知道了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

先要救他的书。

然后，找到谢明烛没等到的那趟船——

把它改成双程的。

第十章

盲女读信

算筹交到阿沅手里的时候，那孩子没有哭。她只是用指腹一遍一遍地摸筹身上那圈波纹，摸了整整二十遍，然后起身，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布包。

布包里是一册翻烂了的《梦溪笔谈》，书页上用指甲划出深深的痕。

“我娘留过话。”阿沅的声音很平，平得吓人，“她说，瓦子里说书的谢明烛，到死都只会有一个听客。哪天有人拿着刻着水波纹的木头来，那个人来了——童谣就可以背了。”

“背给谁听?”

“背给那个人听。”阿沅抬起没有焦距的眼睛，“从八岁背到今天，一天一遍，一千八百多遍。

王娘子，我背得比谁都熟——可是我不知道我背的是什么。”

她开始背。

“四三二，七一五，六二九……”一长串数字，三三一句，像歌，像咒，像一个人把全部的力气攒了五年，灌进十三岁的嗓子里。背到第七句，她的声音抖了一下；背到第四十九句，眼泪淌了满脸，声音没有停。

她娘把一辈子的遗言，做成了一道数学题，让女儿背到有人来解。

王雨莹提笔狂记，记到一半，猛地站起来——

三三一句。每句三个数。三个数，一个定位。

《梦溪笔谈》共二十六卷，每卷分条，每条有字。三个数——卷，条，字。

她抓起那册旧书，按第一个三元组去查——查出来是“风”；第二个——“檐”；第三个——“灯”。连在一起：风檐灯。

不对。文言不通。

她盯着满纸数字，忽然明白了，笑出了声，眼泪却同时掉了下来。明烛把顺序打乱了——每七句为一组，倒序排回；七是锚，倒序是锁。为什么用七？因为大衍求一，模数起于一，终于七。谢明烛

用锚的算法锁了自己的遗言，只有解得开门的人，才配读它。

王雨莹坐在灯下，把一千八百遍等待拆成了一行行字。

给阿沅的部分，她一边译，一边声音发颤地念给孩子听——

“沅沅，生辰要吃桂花糖藕，东南角陈婆家的最甜，别放猪油。”

“你学记忆的本事，是娘教的。娘的眼睛看不见，可娘记得住你每一岁的样子。”

“别恨娘。娘不是不要你——娘是去变成一道算式。算式比人活得久。”

阿沅听到这里，终于放声大哭。

给“后来者”的部分，笔迹一样清瘦，口气骤然变冷：

”其一，单孤之波，渡则化舟。独自上船的人，会散在时间里，变成船本身。我见过这个过程——在我身上，它‘病’了三年。

其二，裴衍之不杀舟，他养舟。舟化之人散落时间，会偶尔把东西推出来，一年一件，一颗糖，一页纸。他收了二十三年。你若吃过他的糖——那糖是死人寄的。

其三，解法在末段。末段不在纸上，在沅沅舌头底下：我写的时候用的是同音歧字，抄下来的每一个字都是错的，只有那孩子亲口读出来，数才是对的。看好她。她娘拿命换的。”

王雨莹缓缓放下了笔。

她想起了那颗大白兔，想起了那坛明前龙井，想起裴衍之坐在窗沿上说“我攒了二十三年”。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她逼自己坐直，把情绪摁进心底最深的地方，然后做了一件数学家该做的事——复核。

这一复核，冷汗下来了。

那三组同余式，她解错了。页上写的是“十二数之剩十一”，她雨夜里看成了“七”——余数不是二百四十七，是四十七。余四十七的那一族里，才有淳祐七年：47，347，647，947，1247。错了这一位，锚就钉偏三百年——人会被抛到后周去。

更冷的一层在后头：狱中那道题，四四、三三、七七、百百，模数的最小公倍数不是三百，是2100。她当时全凭记忆重述题面，把“四四数之剩二”记成了“剩三”都不打紧——打紧的是，她拿三百做模，靠年序侥幸蒙中了2026；真正的锚要钉在模2100上。袖袋里，那片碎瓦贴着她的腕子。她把它

摸出来凑到灯下，一个数一个数地对——瓦片上的字，比她记了一路的，更正。

小环套在大环里。三百的小环钉住这一头，两千一百的大环钉住那一头，两环相套之处，才是门缝。

谁在灯下都能抄错。可如果——她盯着窗外黑漆漆的巷子——抄错的不止她一个呢？

“王娘子。”阿沅不知什么时候止了哭，仰着脸问她，“我娘……到底是怎么死的？”

王雨莹看着她。她可以说病死，孩子信，从此安稳。她也可以说实话，孩子从此睡不安稳。

“是被人害死的。”她最终说，“我会把那个人找出来。”

黑暗中，阿沅安静了很久，忽然问：

“是裴少监吗？”

王雨莹没有回答。

十三岁的盲女笑了，笑得像早就知道了答案：“瓦子里说书的，什么都听得见。我八岁那年，我娘‘病’着的时候，一夜一夜地喊一个名字。”

“她喊——衍之，别开门。”

第十一章

换稿

历局监焚《大衍类》书稿的差事，最终落到了王雨莹头上。

这在裴衍之的棋盘上是一步明棋：稿子经她的手烧掉，她从此背着他的人命；她若有二心，监焚不力，第一个掉脑袋的也是她。

王雨莹领命的时候，腰弯得很恭敬。

正中下怀。

她的计划在三日内成型：秦九韶在狱中手写一份“足可乱真”的焚稿，真的那册缝进垫絮；焚稿那天，她用改一个数字的老手艺，把纸灰的分量、页数、火印一一对应做平——账平了，谁都看不出。

然后，真稿出城，去一个七百年后她亲手验证过的地方。

雷峰塔。

她的年代，2001 年 3 月 11 日，雷峰塔遗址地宫开启，全程直播。她记得很清楚，新闻里那一夜她还在宿舍吃泡面。地宫封闭于吴越国时期，一千多年没人动过——那是全临安最安全的时间保险箱。塔在 1247 年早就残破了，年年修葺，砖缝里塞进一册书，神不知鬼不觉。

书会在 2001 年重见天日。而在那之前七百七十九年，它会原封不动地躺在时间内部——躺成她的锚。

她唯一需要在正式焚稿前进一次大牢，把“以假乱真”四个字告诉秦九韶。

探监用的是历局公务的名目：监焚之前，须验明书稿正副。狱卒验了她的腰牌，放她进去，还多嘴了一句：“算手来得巧，前儿夜里，府里换了批新的狱卒。”

王雨莹心里咯噔一下。换狱卒——不是大牢的章程，是有人要清场。

秦九韶听完换稿之计，靠在墙上笑了很久，笑得咳嗽。

“好，好。”他说，“我秦九韶一生谄过权贵，负过骂名，临了还能骗一次历局——值。”他伸出那只没被铐住的手，“稿子我来写，火印我来仿，你只管烧。只是——”他的手停在半空，“锚的事，你再念念。”

王雨莹把 47、2100、两环相套，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秦九韶听完，闭着眼咂摸了很久，忽然一拍大腿：“妙啊！小环钉年，大环钉代，环环相套，其解唯一。老夫用大衍术算了一辈子的粮、兵、历法，临到死，才知道它还能钉时间！”他笑得像个孩子，笑着笑着停下来，看着王雨莹，“丫头，这道题的问法，是谁教你的？”

王雨莹一怔。

是啊——谁教她这么问的？同余式钉年份，这在她的时代没有任何教科书这么写过。

“是先生您。”她轻声说，“七百年后，人人这么问。”

秦九韶愣住，随即仰天大笑，镣铐震得嗡嗡响。

出大牢的第三日，裴衍之请她喝茶。

还是那座竹林私宅，还是那套茶具。只是这一回，茶斟上了，他没有举杯的意思。

“童谣，”他说，“背得不少。抄给我的那卷，我研了三天，研到‘同音歧字’四个字，研不下去了。”他抬眼看她，笑还和从前一样温和，“师妹，你说——她凭什么觉得，抄下来的就一定是错的？”

王雨莹的后颈凉了一层。她只上交了译文的前两段。第三段关于同音歧字的警告，她烧了。

“除非，”裴衍之自顾自往下说，“写的时候，每一个字都照着两个数来选。读出来一个音，凑起来另一个数。天底下能把一双同音字拆成两个数、还拆得天衣无缝的——”他顿了顿，“得是个说书先生。还得是个看不见字、只听得见音的说书先生。”

茶烟笔直地升上去。

“谢明烛这个人啊。”他轻轻叹气，像在惋惜一个故人，“到死都在防我。”

“你把她怎么了。”王雨莹的声音很稳。她的手在袖中掐着自己的掌心。

“她不听劝。”裴衍之说，“我劝了她两年，门不能开，单船渡必化舟。她不信，偷偷自己算了，偷偷自己上了船——”他的手指在案上轻轻一叩，“上来一半。散了一半。剩下一半，病了三年。”

“那三年里，她的‘病’会把东西时不时推出来。一年一两件。你知道最瘆人的是什么吗？”他俯

身向前，声音轻得像耳语，“她散在时间里，可她认得路。她推出来的东西，每一件都到我手上。她在求我救她。我收了三年，救不了，就只好送了她最后一程——病故。我签的字。”

王雨莹的指甲掐进了肉里。

“所以师妹，”裴衍之靠回椅背，笑容一点点敛干净，像潮水退掉露出礁石，“我不是来跟你算旧账的。我是来跟你做买卖的。”

“秦九韶的刑期，原本在明年开春。”他说，“庾简把它挪到了十日后。我压不住，也没打算再压——只要你两件事：童谣的末段，和那个孩子。”

“我若不给？”

“十日后，秦九韶死，稿子照烧。”他轻描淡写，“孩子嘛——历局办个孤女学堂，收个说书盲女，名正言顺。”

王雨莹盯着他看了很久，忽然问：“裴衍之，你要双孤波的解法，救的是谁？”

竹林里静了一瞬。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站起身，理了理衣袍，走到门口，回头，笑了——那是王雨莹第一次看见他真正笑的样子，春风彻底散尽，底下是一张跋涉了二十三年、再不肯骗人也再不怕人恨的脸。

“茶凉了。”他说，“别浪费。二十三年前我落地那天，也有一个人给我斟了一杯茶。她说，衍之，看住门，谁都别放进来。”

“——我没看住。现在我要出去，把她接回来。”

“十日。师妹慢用。”

第十二章

庚简

局正庾简住在历局最偏的一进院子，院里一棵老梅，屋里四壁空空，只有一张案，案上一方印——历局的大印积着灰，显然很久没人来求盖了。

老人七十多岁，佝偻，眼睛却亮。他见王雨莹进来，不寒暄，直接展开一幅卷轴。

画上是个女子，青布直裰，长发束起，眉眼清瘦，坐在案前执笔。案上一页纸，纸上隐隐是同余式。

王雨莹的血液瞬间冻住了。

画的是她。衣是阿沅改小的那身直裰，发是她束发用的旧布巾，执笔的右手食指第二节，有一层她推了十年笔杆磨出来的茧——画上有。

“淳祐元年，谢明烛画。”庾简说，“她画完跟我说，庚公，我见过这个人。不是在哪儿见过，是在将来见过。你信不信随你。”

“我不信。”老人自己接了下去，“直到上个月，你在历局门口点卯，腰牌上写着‘王隐’。”

他把画轴卷起，推到她面前，又从袖中取出两份文书。一份，嘉定十七年的旧档：历局少监某，“暴卒”，殓单上无名，继任者名字——裴衍之。另一份，淳祐四年：谢氏，“病故”，药方一张，剂量抄错了两处，抄错的两味药，配在一起，是慢性的毒。

“他用了二十三年，把历局从上到下换成了他自己的人。我空有个局正的名。”庾简的声音像锈铁相磨，“我不是要替他赎罪，王娘子。我要的是另一件事——他要开门。不是单船，是双船。你知道双船一开，震潮有多大？临安城一百万人，天知道要填进去多少条命，去平他一个人的账。”

“他要救一个人，要整座临安陪葬。”

老人把一方提审牌塞进她手里，铜的，还温着。

“大牢里我还能递一句话。要做什么，快做。”他最后看了她一眼，“你画轴拿好。明烛说过，等你亲眼看见这幅画的那天，你离上船，就不远了。”

当夜，裴衍之坐在她的值房里等她，像回自己家。

桌上摆了两样东西：一只崭新的白瓷杯，和一方印——历局监焚的火印，本该三日后才交到她手上。

“坐。”他说，“今晚不喝茶。今晚，说真话。”

他没有绕弯子。他的故事很短，短得残忍。

“我叫什么，真的忘了——落地那天起，我就顶了别人的名，穿别人的衣，用别人的腔调活了二十三年。可我还记得我师妹叫什么。”他看着她，一字一字，“江蓠。江水的江，蓠草的蓠。周慎门下，大师姐。2019 年青城山，坠亡，衣冠冢——你们实验室光荣榜上，是不是供着这么个名字?”

王雨莹的呼吸停了。

她见过那个名字。金漆的，第一个。导师每次路过都要停三秒。还有办公室那张合影，第二排最边上有一个模糊的身影，脸被太阳晒得看不清，导师从来不肯重拍。

“我们俩先找到的残页。她先解出来的。她上的船，我扶的锚——船走了，锚断了，我落进了 1224 年。”他的声音没有一丝起伏，像在念别人的事，“她散在时间里。第一年，我收到一页她抄的

笔记。第十年，一颗糖。去年——”他忽然笑了一下，“去年收到一枚发卡。师妹，二十三年了，她还在路上。还在寄。”

“所以别跟我讲守恒，别跟我讲数债数偿。”他俯身，那双总是温润的眼睛此刻黑得像两口枯井，“历史早就歪了——校史阁里‘稿毁于狱’那行字你又不是没看过。砸石头的不是我，王雨莹，是你。你落地的那个雷夜，雷峰塔塌过一次又立起来，临安城三百口人一夜之间改了姓——账早就乱了，多歪一道缝，算什么?”

“我要双孤波。两个锚，两列波，对穿而过的那一瞬，方程里有一道驻点——那是唯一能把散掉的人一粒一粒捞回来的缝。”

“你算题，孩子出声，秦九韶的大衍钉锚。三样东西齐了，门开，我把她接回来，然后——”他直起身，理了理衣袖，那个温文尔雅的少监原样奉还，“我亲自送你回家。一个符号都不差的门。”

王雨莹终于开口，声音哑的：“接回来的，还是江蓠吗?”

裴衍之的脚步顿了一下。

“不知道。”他说，“所以才要试。”

他走到门口，留下最后一句话，轻得像叹息：

“十日。你师姐当年，也是这么瞪着我的——你们算同门，长得不像不要紧。算得像，才要命。”

第十三章

回程票

井老吏把那夜的话说完，月亮已经偏西。

“谢娘子走之前，把三样东西分了三处。”他掰着枯树枝一样的手指，“一本假的，给了裴少监——她躺在病里，看着他拿走，一声没吭。一本真的，糊进了那间值房的案底，我动的手。还有一幅画，淳祐四年二月初七画的，最后一幅，搁在我这儿。”

“她说，这案子，前前后后会来三个人解。第一个是她自己，第二个是骗子，第三个才是正主。老朽在历局看了六十年门，头一个来的，谢娘子。第二个来的，裴少监，他从前也坐你那间值房。第三个——”

他抬起浑浊的眼睛看王雨莹：“案底摸出东西的时候，手抖了没有?”

“抖了。”

“那就是正主了。”井老吏咧开漏风的嘴笑了。

第二幅画展开的时候，王雨莹的呼吸停了。

画上两个人。左边是她，青布直裰，执笔，眉眼清晰得连睫毛都数得清。右边是一个年轻男子，身量颀长，脸上一片空白——不是没有画，是画了，又用刀尖一点一点刮掉了，纸面起毛，像一段被时间磨平的记忆。

“明烛画完，拿刀刮了一夜。”井老吏说，“我问她刮什么。她说——这个人长什么样，得等他到了那天，自己选完了才知道。”

“还有，她让我给你带句话。”老人一字一字地念，像在念一道题的题干，

“‘你欠我七天。不急，慢慢来。你会来还的——因为画上的你，已经来还过了。’”

王雨莹站在原地，忽然觉得整座临安城安静了下来。

懂了。全懂了。

谢明烛死在淳祐四年二月。而她死前的最后七天，见过一个人——手腕往里翻，小指不挨碗，递

水的是她王雨莹自己。那不是过去的事。那是将来的事。

时间不是一条河。时间是一个环。而她这段归途的票价，从来就没打算让她单程下车——她欠一个将死的、半散在时间里的女人七天。七天之后，公元 1244 年，她还得再去一趟。

“老井，”她哑声问，“我要是不去呢？”

“那就不去。”老人答得干脆，“明烛说了，环这种东西，缺一节，照样是个环，只是硌手。她还说——”

他顿了顿。

“‘那孩子心软，她会来的。她学数学的，数学人见不得题没人解。’”

王雨莹在原地站了很久，忽然笑了一下，眼泪跟着下来。

她被一个死了三年的女人，算得死死的。精确到七天，一个余数都不差。

王雨莹这辈子没服过谁，眼下服了一个死人。

这感觉就像竞赛题做到一半，发现出题人已经不在了，生前还把你往后的每一步都预判了。

她默默把谢明烛的编号，从“已故说书人”，改成了“终身竞争对手”。

出巷口的时候，天刚蒙蒙亮。她还没走到历局，就看见了墙根下新贴的黄牒——

秦九韶案，火签已发，三日后午时，刑部场问斩。

十日之期，改成了三日。

黄牒旁边站着一个人，青衫，执扇，笑得像春风：“师妹，早。”

“你说过十日。”

“我说过‘十日’，”裴衍之认真地点头，“我也说过，庾简把它挪到十日。今早，他不挪了。”他把折扇一收，声音还是温的，“所以我来问问——童谣的末段，和你藏起来的那个孩子，准备几时装进我的船？”

第十四章

雷峰塔

浴佛节，四月初八，临安城半城的人都涌上了西湖。

同一日，刑部场前也围得水泄不通——历局监焚妖书，烧的是秦九韶的《大衍类》草稿，告示上说，火后灰样存档，以儆效尤。

阿沅缩在人群里，攥着王雨莹的衣角。孩子今天被她带在身边——藏在人堆里，比藏在任何地方都安全。

火堆点燃的时候，验灰的历局文书一页一页点数。四十一张，一页不多，一页不少，火印吻合，纸性吻合，墨迹吻合。文书在公文上落了押：稿焚，无误。

没人知道，四十一张纸里烧掉的，是秦九韶三天里新抄的一份“足可乱真”。

也没人知道，真正的《数书九章》，此刻正裹着王雨莹的里衣，贴着她的肋骨——三天前，她持庾简的提审牌进大牢“验稿”，出来时，怀里多了一摞“待焚的废纸”。

秦九韶把那包真稿交给她的时候，往最底下塞了一页新写的纸。

“序言。”他说，“写了半辈子书，临了补个序。”

那页纸上只有两行字。王雨莹后来在塔砖里看到，指头一个一个抚过去，像抚摸一个人的骨头：

”此书无火。

给七百年后的读它的人：题错了就改，别怕错。”

雷峰塔的窃砖贼姓游，干这行十一年，专在佛诞日的香火底下动墙。

“补一块砖，娘子给五贯，玩笑了。”游贼搓着手。

王雨莹当场还到四贯。砍价于她是个优化问题：目标函数“花最少的钱，买最严的嘴”，约束条件“此人交货之前不能死”。游贼听得目瞪口呆——临

安的娘子们砍价靠嗓门，这位靠算筹。

“……四贯五，不能再低了。”他擦了擦汗。

“成交。”王雨莹收势，像收起一把并不存在、但气势上非有不可的算筹。

“不是小的贪心，是这买卖邪性——三年前也有人找过我，给了十贯定金，就求一件事：日后若有人来塔里补砖，把这个塞进墙缝，原样封好。”

他从骡车底板底下摸出一个油布小包。

王雨莹的手指刚碰到包角，就停住了。

布里是一封信。桑皮纸。纸上是清瘦的字，收信人一栏写着五个字——

“藏书的人启。”

她拆开。谢明烛的声音隔着三年、隔着生死，平平地落在佛诞日的香火气里：

”你果然把书藏在这儿。我等你三年，比我算的，晚了一个时辰——路上耽搁了？

闲话少叙。你读到这里，说明裴衍之已经集齐了三样东西：你的脑子，沅沅的嗓子，秦先生的锚。他要开船了。所以你务必记住下面的话。

双波之解，有两副面孔。两列孤波相遇，要么对穿而过，各自东西；要么同相同速，锁成一座驻磨。对穿，走的是活人；驻磨，磨的是碎掉的——

他要把江蓠从水里捞回来，唯一的法子就是把两列波调成同相同速，让它们在时间里锁成一座磨。磨要转起来，得填新的进去。他打算填你。

区分两副面孔的，是波速之比。可通约，必共振；不可通约，方相忘。明烛不才，把真数藏在了沅沅的舌头底下——那孩子的节奏，才是数的正负。

他手里那本，是我留的错题本。让他算，算出花来，也是一座磨。

最后，别怕那个方程。它杀不了人。拿错它的人，才杀人。”

信纸的末尾，还有一行小字，墨色深得几乎戳破纸背：

“沅沅今夜子时前有惊。别回历局。也别信会转的杯子。”

王雨莹把信按在胸口，猛地回头——

子时尚未到，瓦子的方向，已经腾起了历局缇骑的马尘。

她抱着书匣子冲出塔门，在佛诞节的人海里狂奔。风从西湖上灌进领口，怀里是七百年学术的命，袖子里是一个死人的警告，身后是缇骑的马蹄声。

赶到瓦子口的时候，她看见明面的暗桩已经把住了巷口。

她反而放慢了脚步，理了理鬓发，抱着书匣子，径直走进了包围圈最密的茶棚，在众目睽睽之下，要了一碗茶。

缇骑们面面相觑，没人敢动一个历局算手、局正座上宾。

茶碗底下，她用指尖蘸着茶渍，在桌面上写了一个数字：〇。

今夜子时，他们会扑空——阿沅根本不在瓦子。半个时辰前，这孩子已经被井老吏领进了历局的门房，睡在了历局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最危险的地方，是裴衍之唯一不会搜的地方。这是谢明烛用命换来的另一道题，题干就藏在“别回历局”四个字的反面——她若不回，孩子就得回。

王雨莹喝完那碗茶，付了钱，抱着七百年的重量，在缇骑们的注视里，一步一步走回了历局大门。

第二天，瓦子里传出了她的新名号——“铁口直算王娘子”，据说能三息之内断人骰运，连历局的缇骑都不敢拿她。

王雨莹听到这个名号的时候，正在喝粥。

她差点把粥喷出来。

“我读了二十九年书，”她对阿沅说，“最后落了个江湖骗子的名声。”

“不是骗子。”阿沅一本正经地纠正，“是半仙。半仙的香火钱，比说书的高三倍。我替你去谈。”

……这孩子的商业头脑，到底是跟谁学的。

当天夜里，历局的值房里，裴衍之听完缇骑回报，只问了一句：“她是不是自己走回来的？”

缇骑说是。

他笑了：“那就对了。”

王雨莹后来才知道这两句对话。她当时只觉得后背发凉——她给裴衍之建着模，裴衍之也在给她建模。

进度比她快得多。

第十五章

梅树残局

那天深夜，她从历局出来，绕到局正庾简的偏院——本想讨那张提审牌。院里没灯，她走到梅树底下，听见了棋声。

石桌两头，坐着庾简和裴衍之。

白天里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人，此刻对着一盘残局，心平气和得像下了四十年的老棋友。

“三日，你压得住刑部?”庾简的声音。

“压不住。我也没打算压。”裴衍之落了一子，“她需要一把火。火烧不到眉毛，声钥解不开。”

“烧过了呢?”

“烧过了，她就是我们两个里，先醒过来的那一个。”

庾简沉默良久，叹了一口气：“我查过你，裴衍之。档上写你来路不明。”

“彼此。”裴衍之笑了笑，“局正查我的这三年，不也在等一个来路明白的人，替你把这扇门关死?”

梅树底下，王雨莹一动没敢动。

“丫头，树底下凉。”庾简的声音老得像从井里捞上来，“棋你也听了一刻钟了——出来吧。”

她走出去。两个老人谁都没抬头，裴衍之甚至往旁边让了让，给她腾出一个看棋的位置。

“十日也好，三日也罢，”庾简把一颗白子摁在棋盘上，截断了她所有的质问，“你只管解你的题。我们两个老的，一个磨刀，一个看路——只管看住你别摔着。”

那一夜她没讨到提审牌，也不需要了。她讨到了另一样东西：自己从来不是被人争来夺去的棋子。

她是两个老人下了半辈子、共同让出来的一步活棋。

第十六章

驻点

历局的值房里多了两个护卫，窗户外多了一队缇骑——从佛诞日那夜起，王算手的身价，从“客卿”变成了“重器”。

裴衍之来看她时，带着谢明烛的错题本。

“末段。”他把本子放在案上，笑容不变，“沅沅姑娘念给你的数，和你从井老头那儿得的画，一起交出来。秦先生的火签，我换成了流刑，编管梅州——人今夜已经出城了，活着。我这人，做买卖一向先付定金。”

“我要阿沅在场。”王雨莹说，“驻点的相位校准要声钥，那孩子的节奏就是刻度。她不在，你的船差一个舵。”

“准了。”

“地点在校史阁。阁里最贴近‘史’，驻点只有在那儿才显形。”

“本来就定在那儿。”裴衍之笑了，“师妹，你要的每一样，都恰好是我本来就要给的。这让我有点不安。”

“那你该高兴。”王雨莹翻开错题本，头也不抬，“不安说明你在验算。验算的人，活得长。”

童谣末段开封，是在四月十二的深夜。

阿沅坐在灯前，历局的人环伺四周。孩子紧张，嗓子发紧，第一句念出来，王雨莹的笔尖就顿住了——

数不对。节奏乱了，字音对了也没用，同音歧字全靠节奏开锁。她喊停，把满屋的人往外轰：“都出去。她的节奏是你们压乱的。裴少监，你也出去。”

裴衍之站在门口没动。

“你说过不骗我了。”王雨莹看着他，“那你也该知道，我不骗你——这孩子再抖着念一遍，你得到的就不是船，是磨。”

门关上了。屋里只剩她们两个人。王雨莹蹲下来，握住那只冰凉的小手。

“沅沅，别怕。”她说，“不是念给他们听。是念给你娘听。你娘在听着呢。”

孩子的呼吸一点一点稳下来。然后，她开始念——不快，不慢，带着一种奇异的、像歌谣又像咒的节律。那是谢明烛一板一板打进女儿骨头里的节奏。

第一串数落下来，王雨莹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

2015010316。

她的本科学号。华中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学院，2015 级。全班四十七个人，她是第十六号——她这辈子领到这串数字的时候，绝不会想到它会刻在七百七十九年前的一个孩子的童谣里。

第二串：1205。

她的生日。

第三串，最长。阿沅一字一顿地念完，王雨莹提笔的手几乎握不住——

1.6180339887……

黄金分割。相邻两项之比——明烛把“不可通约”四个字，直接铸进了门的心脏。

“王娘子?”阿沅念完了，仰起脸，“这串数是什么呀?”

王雨莹看着她，轻声说：

“是我的名字。七百七十九年后，人间管我叫这个。”

门外的走廊上，裴衍之借着灯光，把她交出来的三串数与错题本逐一对照。

前两串，吻合。第三串的开头，也吻合。

错的是最后——波速之比。错题本上，明烛写的是可通约的有理之比；方才屋里念出来的，是无理数。

他站在原地，很久没有动。二十三年，他研了二十三年的本子，原来是一份留给他慢慢算的遗嘱。

值房的门开了，王雨莹站在灯光里，看着他的眼睛，说出了那句压了三年的话：

“她病着的那三年，看着你拿走它，一声没吭。”

“裴衍之，你二十三年，解的是一道错题。”

那一夜，王雨莹在灯下写了两封信。

一封给阿沅，压在井老吏那儿：若我回不来，照着做。

另一封，信封上写着——

“淳祐四年二月初一，谢明烛亲启。”

她把信封进贴身的衣袋。这张回程票，从来就是双程的。

第十七章

两个解

庾简听完她的计划，枯瘦的手在案上按了很久。

“他要开磨，”老人说，“你要开桥。同一场雷，两个解法——你拿什么保证，最后坐在算筹前的是你？”

“拿他只有我能用。”王雨莹说，“双孤波的驻点解，推导要在驻点显形的那一刻当场完成——偏微分方程的定解条件，必须在求解的当场给出，提前写的，都是别人的。我算过这一道题整整五年，他错过一次，就再没算对过。门开的那一刻，笔在他手里没用，在我手里才有用。”

“……若你输了呢？”

“那我输的是我一个人。”王雨莹看着他，“若我不去，他填进去的是阿沅，是校史阁外半个临安。庾公，震潮不是天灾，是欠账。他的磨是单向吞没，账永远还不平；我的桥是两两相抵，内力自消——对穿，是这道方程里唯一账平的走法。”

老人闭着眼想了半炷香，从怀里摸出一把铜钥匙，推过来。

“校史阁后室的旧门，通着巷。四月十三夜，皇城司的人在外头。炮竹一响——”

“不。”王雨莹把钥匙推了回去，“庾公，那天夜里，谁都别进来。进来的人，都会变成账上的数。”

四月十三，白日。

秦九韶的流刑队伍出城那日，王雨莹去送了。锁链叮当，老人瘦得像竹竿，看见她，反倒笑了。

“题出完了。”他说，“往后，是你出题的时代。”

“先生，”王雨莹低声说，“书进塔了。七百年后，人人读得到。”

秦九韶仰起头，看了看雷峰塔的方向，又看了看她，忽然说了一句不相干的：

“我四十七岁那年，把这本书写完了。”他顿了顿，“四十七，大衍之数，其用四十有九，其体四十有七。老夫这辈子，总算在对的年岁，干完了一道对的题。”

队伍走远。王雨莹在城门口站了很久。

当夜，井老吏送来裴衍之的请柬，和一个小小的纸包。

请柬：子时三刻，校史阁。

纸包没有落款。蜡纸，拧着两角——王雨莹的指尖刚一碰到，浑身的血就凉了。

一颗大白兔。

三年来，这扇门里每一颗糖她都见过出处。而舟化的散落者托物而出的规律，井老吏说过：一年一两件，从不失约，也从不提前。

除非——门要开了。时间的水被搅动，散在里面的东西，正沿着波的纹路，往驻点汇。

糖的蜡纸里卷着一小条纸。不是铅笔字，是褪色的蓝黑墨水，字迹清瘦，笔画被水滴洇开过——泡在水里很多年很多年，才泡出这个样子。

上面只有七个字：

“双波相会，别让他调相。”

二十三年前，青城山的雾里，有个女人散掉之前，把最后一句话写在了随身的糖纸上。她算到了今天。她算到了此刻，会有一个师妹，在灯下，捏着一颗受潮的糖发抖。

王雨莹把糖纸按在胸口，坐了很久很久。

然后把糖剥开，放进了嘴里。

奶味炸开的那一瞬间，她轻声说：

“师姐，明天，送你回家。”

第十八章

雨夜图书馆

子时的更鼓敲过两声，校史阁里烛火通明。

满架的史书在烛影里沉默。只有王雨莹知道它们在听。

长案上摊着算筹。她坐在案后，阿沅坐在她左手边，裴衍之立在案右，亲自为她研墨——一个重器该有的一切体面。

王雨莹这辈子见过最大的官是学院院长，吃过最高级的席是谢师宴，何曾有过少监研墨的待遇。

她导师当年连白板擦都让她自己洗。

想到这里，她竟对裴衍之生出一丝诡异的感激——随即警觉：糖衣，这是糖衣。阁门外，缇骑环

伺；更远的地方，皇城司的刀已出了鞘，又被她一句话压回鞘里。

“开始吧。”裴衍之说。

王雨莹提笔。

她算得很慢。慢到门外守卫都觉得无聊——不，慢到每一笔都刻进在场两个人的骨头里。行波代换，τ 函数铺开，两列孤波从大衍的锚点里一寸一寸立起来——

$$u = 2\frac{\partial^2}{\partial x^2}\ln\tau, \quad \tau = 1 + e^{2\eta_1} + e^{2\eta_2} + A_{12}e^{2(\eta_1+\eta_2)}$$

“驻点，”她的笔尖落在最后的数上，“子时三刻。两列波，一列去，一列回。对穿。”

裴衍之的目光钉在波速之比上，一动不动。

“不可通约。”他说。

“对。”

“错题本上，是可通约的。”

“那本是留给你的。”王雨莹抬起头，“同相同速，两波锁成驻磨。磨要转，得填新的进去——你早知道，所以你要么填我，要么填那孩子。”她看着他，一字一字，“裴衍之，江蓠散掉的，是解。散掉的东西，捞不回来。这是这道方程用二十三年告诉你的事。”

阁里静得能听见烛芯爆裂。

裴衍之看了她很久，然后做了一件她没算到的事——他笑了，从袖中取出他那副备用的算筹，一根一根，架在案上她算好的行间。

“师妹，你说得对。”他的声音很温柔，“散掉的，捞不回来。所以我不捞了。”

“我把磨锁上。你永远留在这一头——你也散在时间里，一年一件地，给我寄东西。我要的不是把她捞出来。”他俯身，烛光在他的眼底烧出两个黑洞，“我要的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记得她的人。”

他抬手，要换筹。

阿沅动了。

没有人教她。那个盲眼的、十三岁的女孩，在满阁的死寂里，忽然开口，用她娘教她的节奏，一字一顿，念起了童谣的末段——

不快，不慢。谢明烛的节奏。

裴衍之的手，僵在了算筹上方。

那是他听了三年的声音。病榻上，那个女人一夜一夜，用同样的节奏念着什么，他以为她在念经。

“她念的不是经。”王雨莹轻声说，“是题。她算你，算了三年——算到你此刻会愣住几息。”

三息。

她抬手，打翻了他架错的筹，把最后一枚真筹，按进了它该在的位置。

驻点，开了。

后来井老吏跟人形容过那一夜，说了一辈子也只形容出半句：满架的书，所有的字，同时从纸面上站了起来。

一道光立在阁子中央，不亮，反而深，像有人把时间切开了一条竖着的缝。缝里没有人，只有水声——浩浩荡荡，像一整条河在隔壁流淌。

“一去，一回。”王雨莹站起身，把残页裹进怀里，最后看了一眼这个给她糖吃、也给她刀的时代，“裴衍之，看清楚了——桥是这么走的。”

她走向光缝。

就在她的衣角没入水光的一瞬，光缝的另一端，一个人影由淡到浓，一步跨了出来——

身量颀长，短发，一身古怪的窄袖衣裳，眉目清瘦。他落地的第一句话，带着七百七十九年外的口音，磕磕绊绊，却字字清楚：

“沅沅。生辰要吃桂花糖藕——东南角陈婆家的，最甜。”

阿沅的童谣停了。

整个校史阁里，只剩下一个十三岁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和那双终于找对方向的、胡乱摸索的手。

“哥——?!”

裴衍之最后抓住的，是王雨莹没入光中的一截腕子。

一半在光里，一半在光外。指节一根一根收紧，他知道再使半分力，就能把她撕进水里——和十二年前撕江蓠的那一下，一模一样。

就在这时，他看见她的眼睛变了。

她不在看他了。她在看水。

光缝深处，水浩浩荡荡，一个身影立在水中央，青衫，长发，眉目完好如初——好得像从未碎过。她隔着七百九十七年望出来，望的不是王雨莹。

她挥了挥手。口型两个字。

“松手。”

王雨莹的喊声在光里炸开，像一道终于有人接住的回声：

“裴衍之！锚索断了就松手！师姐说的——她从来没怪过你!”

他瞳孔里的水光晃了一下。那个影子，他差一点就看清了——

差一点。

然后他把那枚糖纸按进她手心，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松开了。

退后一步，端端正正，行了一个大宋的礼。

“替我给周慎带句话。”

“什么话?”

“就说——他的学生，这次松手了。”

光缝合拢，满架的字落回纸面，像一场倒着下的大雨。

阁中，空无一人处，烛火照着一个独自站着的少监，一个抱着哥哥痛哭的盲女，和一个刚从七百年外走回来、正在看墙上自己娘亲画像的年轻人。

裴衍之在原地站了很久，然后转身出门，把腰牌和解印一并放在闻讯赶来的庾简手里。

“局正。”他说，“还你。”

庾简愣住：“你要走?”

“不走。”裴衍之望着廊外的雨，笑了一下，那个笑从此再不像春风，“老井，往后历局的门——我跟你一起看。”

七百七十九年后。2026 年 11 月 17 日，夜。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善本室。

雷声滚过桂子山的时候，最里面那个从不开放的樟木柜，咔哒一声，锁开了——像有人在时间的

另一头，应了一声。

柜中，那页残纸静静躺着。墨迹沉着，是南宋的刻本；铅笔的清瘦，是 2019 年青城山的手笔；而纸的最底下，那四个字，墨色比其余都新——

王雨莹存。

她披着一身不属于任何时代的雨水，把残页端端正正放回柜中，合上柜门。

压缩映像，不动点。她在雷鸣里轻声说给自己听：历史是个收缩映射，迭代七百七十九次，收敛到的那个点——是我。我就是那页纸的不动点。它没有来处，它就是自己的来处。

善本室的门外，雨还在下。

图书馆前的空地上，站着一个人，一把伞，一身被雨气浸凉的烟味。他没有问她去了哪里。他甚至没有回头看她第二眼，只是把伞往她这边偏了偏。

“老师。”王雨莹说，“方程比人老实。”

周慎望着雷声中明明灭灭的教学楼，沉默了很久，说：

“可人，终究得有人看着。”他顿了顿，“走吧。论文——接着改。”

她跟在导师的伞下往桂子山走，手插在口袋里。口袋里有两样东西：一张陈沅还给她的、早已被

2026 年的岁月磨旧了的校园卡；和一封写好的信。

信封上写着：

“淳祐四年二月初一，谢明烛亲启。”

回家只是中场休息。她的账还没还完，那七天还在 1244 年的春寒里等着她。而且她已经知道了——回程票，从来都是双程的。

卷二　淳祐四年

她还七天债，门还她一个世界。

第一章

七天

回到桂子山的第十七天，王雨莹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她查了 2001 年 3 月 11 日的新闻。雷峰塔地宫发掘，吴越刻经之外，“另出一册手写算书，经鉴定为南宋淳祐年间遗稿，疑为秦九韶《数书九章》早期写本”——标题她当年扫过一眼，那时她还在读小学。现在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像隔着七百七十九年，看一枚落定的棋子。

账，平了。

第二件，她把宿舍柜子里那半罐大白兔数了一遍，装了五颗在兜里。

第三件，她去了周慎的办公室，把一张写满推导的纸放在桌上。

“老师，我要去还七天。”

周慎看了她很久。窗外桂子山落着冬雨，老人伸手把窗关严，语气像在确认一组数据的量纲：

“还去？”

“还七天。淳祐四年，二月初一到初七。”

周慎没有问她怎么算出来的，也没有问她见谁。他只是点了点头，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天气预报，说：

“周四有雨。”

顿了顿，他又补了一句，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这次……替我问声好。”

王雨莹猛地抬头。老人已经转过身去翻论文了，仿佛刚才那句话只是随口一说。可她站在原地，后背的汗毛一根一根立了起来——他知道她要去见谁。他一直知道。

周四，雨。

善本室里，樟木柜的锁在雷声中咔哒弹开，像七百七十九年前那一夜的回声。残页静静躺在柜中，她把手掌覆上去，铅笔灰的凉意顺着掌纹爬上来。

锚她已经钉好了。过去的这一头：模三百余四十四——1244，淳祐四年。未来的那一头不用钉，旧锚还在，2026，模两千一百。逆流的门不查船票，只查欠条——她衣袋里那封写着“淳祐四年二月初

一，谢明烛亲启”的信，就是欠条本身。

“我去了。”她对空无一人的善本室说，“替我看着家。”

雷声里，地板消失了。

坠落中她还想了一遍那个老问题：自由落体时间 t 约等于——算了，这次她学会了，不跟一道门计较物理。

1244 年的临安没有雨，有药味。

她落在一间小屋的柴堆旁，动静不大——这间屋子她认识，瓦子后巷，阿沅将来会在这里一个人住很多年。屋里唯一的床上躺着一个女人，枯瘦，双目蒙着一层白翳，听到她落地的声音，没有惊，没有问。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你迟到了三年。”

王雨莹张了张嘴，忽然发现自己准备的所有开场白都不合格。最后她走过去，蹲在床边，握住那只枯枝一样的手：

“淳祐元年那幅画……你等了我三年？”

“画上的你坐在案前，我知道你会来，不知道哪一天。”明烛的声音很慢，很省力气，像花一枚少一枚的铜钱，“我把每一天都当成你来的那一天过。

过了三年，终于对了一次。”

王雨莹把口袋里的糖剥开一颗，放进她手里。

“七百年后的糖。奶味。”

明烛含了很久，浑浊的白翳里渗出一点湿亮。她忽然说：“甜的。散在时间里的人，回头尝到的东西都是隔年的——这颗糖到我舌头上，还是当年那么甜。”

王雨莹的心猛地一缩。她知道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二十三年后，会有人说一模一样的话，说另一个散在时间里的人。

“明烛，”她低声问，“你都知道些什么？”

“先立规矩。”病中的女人竖起一根手指，“七天。这七天里你问我什么，我答什么，一句谎都不说——这是我攒了一辈子的真话，只够说七天。七天之后我闭眼，你上路，谁也不欠谁。”

“第一天，先办一件事。”她喘了口气，“案上有纸有笔。我说，你写。”

第二天，写信。

“开头：淳祐七年春，有女子自天而降，姓王。”明烛一字一句地念，王雨莹一笔一划地写。

她写着写着，手开始抖。

这些字她见过。七百年后，盐桥那座破宅里，秦九韶从怀里取出的那封信，纸页磨得起毛，墨迹沉着——此刻正从她自己的笔尖下流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分毫不差。

“……其至之日，大衍之数，始得归一。好了，落款空着。”明烛侧过头，“别写名字。封口的签上写四个数字：一二四七。”

王雨莹搁笔，忽然明白了那个缠绕了她一路的悖论在哪里。她抬起头：“这封信……是谁写的？”

“你写的。”

“可词是你念的。”

“词是我收到的。”明烛笑了，笑得咳嗽，“1247年，秦先生拿着它念给你听过，对不对？我听见了。我在水里听见了。我把听来的词，今天念给你，你今天写——它没有一个字是造出来的，它只是走了很远的路，回到了自己的纸面上。”

王雨莹低头看着那页纸，浑身发冷，又莫名地安定。

这就是不动点。迭代了七百七十九次的历史，收敛到这一页纸上。她不必懂它从哪里来——它就是自己的来处。

第三天，明烛讲了半渡之夜。

“淳祐四年二月这一晚，本来是娘一个人上船。”她的语气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事，“我算了一辈子门，临到自己头上，还是贪了——我想看看七百年后。衍之劝过我，单船顺流，没有压舱，必化舟。我嘴上应着，心里没应。”

“船开的时候，有个人扑上来，抓住了锚索。”

“陈沅?”王雨莹的声音抖了。

“我儿。”明烛点头，“他十五岁，什么都懂。他不懂的是——锚索一断，船吃一半人。那一半，从中间剖开。我留下了一半，他飞出去了一半。”

“我这三年，是散着走完的。他那一半，径直去了你们那边。”

王雨莹从贴身的衣袋里摸出那张校园卡，轻轻放进明烛掌心。卡的边缘已经被 2026 年的岁月磨出了毛边，照片上——华师给临时人员办证件拍的一寸照——一个清瘦的短发少年，抿着嘴，眼神倔强。

“他在我们那边，”她说，“有人照顾，吃得饱，读了很多书。今年冬天，他坐船回来了。落地第一句话，是给妹妹背你教她的童谣——沅沅，生辰要吃桂花糖藕。”

明烛攥着那张薄薄的卡片，攥了很久很久。

她没有哭。她只是用指腹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照片上那张脸，摩挲到第七遍，轻声说：

“好。好一个‘病故’。”

“我儿没有死。我儿是替我走了我没有走完的路——这笔账，老天记反了。该是我欠他。”

第五天，明烛讲了药方。

“庾简手里那张方子，两味药配在一起是慢毒。你猜是谁开的？”

王雨莹的心提了起来。

“是我自己。”明烛说，“我最后这三年，一半是病，一半是账。我算过我的死期——必须死在二月初七。多一天，你赶不上；少一天，你来不及。人这一辈子的死，自己管不了日子；散了一半的人，反而管得了。我把自己的死，过成了一道题。”

“那他签的字……”

“他签的，是我求他签的。”明烛的声音低下去，“衍之这个人，师妹，你看他黑透了，是因为他把我最后没说完的那半句，自己填上了。他填的是‘我没有杀她’——其实我想说的一直是下一句。”

“他没有救我。这三年，他有的是机会把我按在案前，逼我把门的算法全吐出来——他试过三天，第四天起再不问了。因为他看出来，我吐出来的每

一个数，都会变成他开门的砖。他不救了。他宁可多等三年，等一个死人的错题本。”

“杀和没救之间，隔着的就是他仅剩的全部人味。你将来会再见到他的。替我把那半句话带给他。”

“哪半句?”

“‘我知道你没救我。我不怪你。’”

第七天，二月初七。

明烛让人把画架支在了床前——她早备好了。她要画第二幅画。

王雨莹坐在她指定的位置上，青布直裰，执笔，和七百年后庾简展开的那幅一模一样，一笔不差。明烛画了整整一个白天，画到傍晚，纸上出现了第二个人——身量颀长的少年，眉目清瘦，短发。

画到脸的时候，笔停了。

“这张脸，”明烛说，“我在水里见过。现在你也见过了——他来过了，对不对？三年后的那个雨夜，他从光里走出来，背完了童谣。”

王雨莹点头：“他回家了。”

明烛拿起刀，把少年脸上的墨迹，一刀一刀，轻轻刮掉了。

王雨莹怔住：“为什么?”

“画全了，他就定格在我这张纸上，七百年后的人看到他，就只会说‘这是谢明烛的儿子’。”病中的女人把刀放下，声音轻得像羽毛落水，“让他活在时间里。别活在我纸上。”

画上留下一片起毛的空白。她端详了一会儿，满意地点头：

“他长什么样，得等他选完了那天，自己知道。”

二月初七，夜。

门在屋里无声地张开一道竖缝，水光在缝里淌。债清了的门，不查票。

明烛把最后一枚铜钱的气力攒起来，说了此生最后一段话：

“我床板底下，压着一个布包，是给沅沅的，你不必管，它自己会到该到的日子。给衍之的话，别忘。给秦先生的信，你已经知道怎么送了——船过江的时候，会路过嘉定，替我把信递给年轻时候的我。她问你是谁，你就说：受一位王娘子之托，从很远的地方来。”

“还有最后一句。”她侧过脸，白翳的眼睛望着光缝的方向，“沅沅的童谣，末一句不是数。我瞒了所有人，连衍之都瞒了。”

“那一句念出来是：娘在。”

“孩子每次背到末句，都是隔着七百年喊我一声。我在这儿应过了——每一个数，都答应过了。”

王雨莹含着泪跨进光缝。

船行在时间里，没有桨。路过嘉定那一站时，她探身出去，把信交给了烟雨长街上一个年轻的说书女——二十二岁的谢明烛，双目未盲，嗓音清亮。年轻女人捏着信，听完托付，忽然笑了：

“怪了。信上说，我将来会替一位王娘子把这信送出去，送给一位姓秦的先生。”她把信仔细收进怀里，冲王雨莹福了一福，“原来我年纪轻轻，就答应了这么远的事。”

“你不怕?”

“说书的，”年轻的明烛笑得眉眼弯弯，“最不怕的就是故事长。”

2026 年，善本室，雨刚停。

王雨莹踉跄一步，扶住樟木柜，袖子上带着 1244 年的药味。她蹲下来，在柜底摸到了不该存在的东西——

一小片桑皮纸，清瘦的字，墨迹新得发亮。是时间之水替她投寄的第一件包裹，落款的人，今夜刚刚闭眼：

”账清了。糖很甜。
——明烛”

第二章

华师的客人

桂香园食堂三楼的糖藕窗口，阿姨盯着那张一寸照片看了很久。

“陈元啊。记得记得，吃了三年。”她把围裙擦了又擦，“怪孩子，每顿都要糖藕，每回都问一句：是不是陈婆家那种甜法。我们说食堂哪来的陈婆家，他就笑，说那就照甜了打。”

“他的饭卡……”

“刷的是你这张卡嘛。”阿姨指了指王雨莹手里的一卡通，理直气壮，“名字写着呢，王雨莹。我们还说，这姑娘真大方，对象吃三年，愣是一次没来过。”

王雨莹站在窗口前，半天没说出话。

她问阿姨，卡为什么还能刷。阿姨把勺一撂：“挂失才停卡。你没挂，它就还活着——跟你们数学系的人一个脾气，没人认领，也照跑。”

她查了自己三年的饭卡流水。2021 年入学办的卡，2023 年 11 月在图书馆丢的，她找了一星期，懒得挂失——反正吃饭靠手机，卡里余额四块三。然后这张“死的”卡，在挂失无望的当晚活转了过来：2023 年 11 月 17 日，桂香园，第一笔消费，一份糖藕。

此后三年，一千多顿，四块三的余额之后，是一个定期往里充钱的账户。

账户户主：周慎。

“我养了一个宋朝人三年。”王雨莹坐在食堂里，对着一碗糖藕，又哭又笑，”我自己不知道。数学系的人对自己的账，糊涂起来天下第一。

她翻了翻三年流水，又在心里记了陈沅一笔：吃了她三年糖藕，一顿都没给她带。

小气鬼。骂完又觉得不妥——跟一个宋朝人计较什么，他连食堂都没见过。

……还是很气。

流水拉到最后一页，还有一笔她记不起来的账：2026 年 11 月 16 日，23 时 47 分，图书馆一层咖啡机，一杯热美式。

她想起来，那天晚上她在实验室改论文，桌上多了一杯咖啡，她以为是同门买的，还嫌凉。

原来那个人把三年里没说过的话，都点进了这一杯里。

她端着打印出来的流水，在食堂坐了很久。”

图书馆的阿姨记得更清楚。

“那个孩子，三年，就坐善本室外间靠窗那个座。风雨无阻。”阿姨说着说着忽然压低声音，“后来我们才发现，那个座位有个讲究——他一抬头，就能看见善本室的门。”

“走之前那个星期，他还来还了一摞书。宋元算经，借一本还一本，包着书皮，比我们的书还新。”阿姨啧啧两声，“最奇的是有天晚上闭馆，他站在善本室门口看了很久，说了一句怪话。”

“什么话?”

“他说：‘这扇门，比我家里那扇旧。’”

那天晚上，王雨莹在导师办公室坐了很久，终于问出那个问题：

“11 月 17 号夜里，善本室里，是谁替我扶的锚?”

周慎沉默了很久，从抽屉里取出一把黄铜钥匙，推过来。

“周三晚上，”他说，“跟我去个地方。”

周三，闭馆后。善本室。

钥匙插进樟木柜的锁孔，严丝合缝——和那个雷雨夜闪电弹开的，是同一把锁。

柜子里，残页静静躺着。

“先看这个。”周慎从柜底托出一册布面账簿，翻开。纸页脆黄，毛笔小楷，一行一行，记的全是同一件事：

”咸丰六年冬，柜至。江雾夜，有客自水上来。验：锁热，不可开。

光绪十一年，查柜：空。

民国二十八年，避乱，柜存武昌县学，查：空。

一九五三年，柜随校迁桂子山，查：空。

一九八三年，入藏善本室，查：空。

二〇一九年四月，查柜：空。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查柜：有物。半页，桑皮纸，裱。”

王雨莹一页页翻过去，指尖发凉。六代人，一百七十年，查了一百七十年空柜。

“这页纸，什么时候在柜子里，什么时候不在，账上记得断断续续。”周慎说，“它只在自己需要的时候出现。六代守门人守的从来不是柜子——是门。”

“六代人，我一个一个点给你。”周慎的手指在账簿上走，“高祖周慕渠，咸丰六年从江雾里接的柜。曾祖周墨樵，光绪十一年兵乱逃难，脚底板磨穿，没撒手。祖父周静庵——民国二十七年，死在炸弹底下。祖父走后，堂叔祖周敬安把柜存进武昌县学，守到一九五三年随学校迁桂山。父亲周守拙，一九八三年把柜送进善本室，守到二〇一九年那封信进门，手抖得锁不动了，我替他锁。我陪着锁了三十年，他走后，又锁了七年。”

“守柜这件事，”周慎合上账簿，“我家没有一代人是被推上来的。都是自愿的。这门病，遗传。”

然后他讲了 2019 年。

江蓠坠亡，青城山，衣冠冢。三天后，一封没有邮戳的信出现在他办公室门缝里——裴衍之在赴险之前寄存的，“若我三日未归，请转交周慎教授”。信里讲了残页，讲了门，讲了江蓠的舟化，最后只

有两行嘱托：

”老师，柜子请锁好。

别找我。我们不在任何一年里。”

“我不全信。”周慎说，“直到 2023 年 11 月 17 日，夜里，我在档案馆墙根底下，捡到一个半死的孩子。”

雨夜。桂子山。那孩子蜷在墙根，手里死死攥着一张一卡通——王雨莹三天前挂失无门的那一张。

“他攥着你的名字。”周慎看着她，“我攥着裴衍之的信。我们俩对着看了半宿，谁也没说话。”

后来三年，陈沅以“远房侄孙陈元”的身份留在华师。周慎管他住，那张旧卡管他饭。他学简体字、学普通话、学图书馆的检索机——“一个宋朝人，把 CNKI 用熟了。”周慎难得地笑了一下，笑容很快又沉下去。

“他走之前，留了一张字条。”

周慎从账簿夹层里取出一张便签。陈沅的字——三年里练出来的、介于颜体和打印体之间的字：

”周老师：

三年饭钱，记我账上，七百年后找我娘结。

占了三年的座，还给图书馆。

替我告诉里间那位王师姐：11 月 17 号夜里，柜子会响。让她别怕，别回头，往前走就是家。

——陈沅”

王雨莹捏着那张便签，浑身发抖。

11 月 16 号，宿舍楼下，有个陌生少年叫住她，还她“捡到的”旧卡，说了几句没头没尾的话。她以为是大一新生搭讪，摆摆手走了。

那夜善本室的柜子咔哒一响时，全世界只有两个人知道那声音是什么。一个在新安江的船上，一个在柜子的另一头。而她，正站在柜子前，什么都不知道。

“锚呢？”她哑声问，“你还没说，锚是怎么扶的。”

周慎从柜中取出一个信封，又从信封里取出一页纸，是江蓠的字——2020 年寄到的第一件包裹，一张笔记，边角有她手绘的小像：

“导师别皱眉，我去去就回。”

“门的这一头，要有一个活人，知道，愿意，把你那串数从头背到尾。”周慎说，“11 月 17 号，晚九点，我在善本室门口坐到十二点。你落地淳祐七年，是秦九韶在大衍里替你按了确定键；你能落回 2026，是一个老头子在雷里，把你那串学号，背了

三个钟头。”

王雨莹低下头，眼泪砸在账簿上。

“你们都知道。”她说，“就我不知道。”

“知道的人越少，门越稳。”周慎合上账簿，“这是规矩。”

他顿了顿，把一支铅笔放到她面前，又指了指柜中那页残纸。

“还有最后一件事。”老人的声音轻下来，“局里那半页拓本上有四个字，是你将来的笔迹。这一笔拖了三卷书，今天，该落纸了。”

王雨莹抬起头。

满室寂静里，她终于明白了那四个字的来处——也明白了自己为什么非写不可。

她接过铅笔，俯下身，在残页的最底下，一笔一划，写下：

王雨莹存。

墨迹很新。它会在七百七十九年前，被另一个裴衍之拓进历局的档案，被另一个自己在雷雨夜读见，然后回到这张纸上，回到这支笔下。

写罢，她把残页放回柜中。周慎合上柜门，在账簿最后一页，写下此生最后一条记录：

”二〇二六年十二月，查柜：有物，题款‘王雨莹存’。

六代之所守，今日毕。柜不复查，门自有人看。”

第三章

守门人

信寄出去那天，是个晴天。

王雨莹把信折好，附上两颗大白兔，放进樟木柜，合盖。周慎说过，这口柜子收信，不讲快慢，讲缘分——水会把信递给该收的人。

七百年外，淳祐七年五月，校史阁后室那扇旧门——就是当年庾简给她钥匙、她最终没用上的那一扇——门环在半夜轻轻响了三声。

井老吏提着灯出去，门槛上放着一个油布小包。包里一封信，两颗糖，还有一张相片——桂子山的桂花，十月拍的，黄得铺天盖地。

信是写给裴衍之的。只有三行：

”裴师兄：

明烛让我带句话——‘我知道你没救我。我不怪你。’

另：守门人账簿第六代，代第一代问你一个问题，不急，你慢慢答。——王雨莹”

裴衍之在灯下坐了整整一夜。

天亮的时候，井老吏看见少监——如今该叫守门人了——从后室取出那口封了二十三年的箱子，一箱的包裹，一年一件，码得整整齐齐，像一匣子的年轮。

最底下，压着一件没有来处的。

牛皮纸，细绳，包得很专业——专业得像后世医院里递出来的那种。纸上没有年月，只盖了一行褪色的红章：桂子山收发室。

裴衍之把它拿起来，掂了掂，又放了回去。

“不拆？”井老吏问。

“不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动。”裴衍之说，“这是门里的规矩。”

那包裹在箱子里又躺了很多年。它一直在等一个签收的日期。

他先讲了那个问题。讲给井老吏听，也像讲给七百年外那个记账的老头听。

”嘉定十七年，冬。西湖的水是黑的。一个年轻人从水里被拖上岸，浑身结冰，怀里还死死搂着半页纸——和七百年后那个雷雨夜一模一样的姿势。

”拖他上来的，是个一百一十岁的老人。绍兴十一年落进这个世界，比年轻人早落了八十三年。老人在雪地里喘了很久，忽然笑了，笑得像哭：

”‘好啊。八十三年了……这门，总算又吐了个活人出来。’

”三天后，老人死在校史阁的躺椅上，神情安详。衙门档上记：暴卒。殓单无名。

”只有年轻人自己知道老人是怎么死的。

”渡人者，以寿为缆。把一个活人从无锚的顺流里拽出来，缆绳收的不是力，是年。

”‘他给了我一条命，一个名字，一个局。’裴衍之的声音很平，‘我把他埋了，埋成一句暴卒’，然后顶了他的名字活。八十三年间人人叫他裴衍之，往后人人叫我裴衍之——这是我们这行最古老的规矩：名字是借的，账是自己的。’

井老吏忽然明白了什么，浑身一颤：“那谢娘子……”

“我看着我恩公死，没能救。”裴衍之说，“二十三年后，我看着明烛死，也没有救。同一个姿势，

同一种没用。”他望着窗外，“她什么都知道。她在水里，全看见了。所以她才说不怪我——因为她知道，那不是不肯，是不能。我这个人，从水里上岸那天起，就只剩‘守门’这一个用处了。”

第二天，裴衍之做了三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

第一件，他把历局的印、钥匙、档册，全部交给了庾简，一身青衫走出官廨，从此查无此人。

庾简接过印，摩挲了半天，忽然说：“替我带句话给那丫头——我这辈子骗过两个人。一个骗朝廷，为了局；一个骗她，为了她。她要是问信谁——”老头儿笑了，“梅树底下，她不是都听见了么。”

第二件，他把二十三年的包裹摊在长案上，一封一封重新写地址：江蓠的，写上“时间里，随便哪一年”；明烛的，写上“瓦子，阮家”；那些说不清主人的，写上“给下一个掉进来的人”。

第三件，黎明时分，他抱着那摞信，走进了西湖的雾。

井老吏在岸上看着，没有拦。他只看见那个身影走到水齐腰的地方，停了停，回头笑了一下——像二十三年前他请全临安喝茶时的那种春风——然后整个人化成了一行淡淡的墨痕，散进了水里。

他没有上船。

他成了船夫。

打那天起，时间的浑浊里多了一名分拣信件的。散落之人的包裹不再漂得失期失信，而是有了准头、有了归处。有人说曾在雨夜的西湖边见过一盏灯，灯下有个读信的人，读一封，走一程，送一封。

淳祐七年秋，阿沅的新书开场了，书名叫《雨夜图书馆》。瓦子里的听客只当是瞎编，只有第一排的盲眼说书姑娘自己知道——那不是书，是账。一笔一笔，都要还的。

2026 年，冬末。

王雨莹在宿舍楼下的信箱里收到一个包裹。油布，蜡封，没有邮戳。

里面是那本《数书九章》的错题本——谢明烛留给裴衍之的那本。每一道故意留下的错题，都用朱笔改过了，改得一丝不苟，末页有一行字：

“错题改完了。谢师门。——衍之”

另有一行小字：

“另：那间值房的案底，我查了三年，译本抄了三份，全是错数。明烛说得对——题要等正主。案卷移交，钥匙在门房老井处。”

包裹底下，还有一颗大白兔，糖纸上另有一行小字：

“她的配额，二十三年，最后一粒。归你。”

王雨莹含着那颗糖，在楼下的寒风里站了很久。

甜的。她们都是甜的。

（她后来才想明白，水送信，从来不讲先后。信到了，人才写；这在别处叫悖论，在水里叫邮路。）

第四章

梅州来信

给秦九韶寄东西，是 2027 年开春的事。

一本中华书局的《数书九章》校释本——她跑了三家书店才找到印刷最清楚的一版——附一张桑皮纸，纸上八个字：

“七百年后，人人读得到。”

书进樟木柜，柜门合上。再开时，已是淳祐九年，梅州。

秦九韶的信回来得很慢。邮路长，水路更长，分拣信件的那位新船夫，据说沿途还停下来改了几道别人的错题。信抵达桂子山，是 2027 年的初夏。

王雨莹在图书馆外的台阶上拆开它。信纸是宋纸，字比从前沉稳，像一块磨平了棱角的石头。

”王娘子如晤。

梅州冬无雪，四季如夏，老夫初至，日日骂岭南瘴气，骂了三个月，不骂了——此地县学的历法，错得实在惊人，老夫顺手改了，改完他们跪了一地，口称天人。村童学算，悟性胜临安十倍。瘴疠之地，数理之花，倒也开得泼辣。此处或可于七百年后设一师范学堂，专出算学先生，娘子以为如何？

所赐之书，已焚香拜读。吾书之字，竟大于老夫手书百倍；纸白胜雪，触手生凉。书前有‘校释’一人，于老夫衍文错简一一指摘，字字见血。七百年后，尚有人逐字骂我的书——好。好得很。骂书的人还在，书就没有死。

唯有一处，老夫不服。校释云：‘此题衍文，当删。’他骂错了。那行留白，是老夫故意空着的。替我告诉他：留白处，是留给后人出题的。

王娘子，老夫这一生，谄过权贵，负过骂名，史笔如刀，后世大约只记得一个‘狂狷’二字。这些都不打紧。

只是有一件事，念及七百年，夜不能寐。

你说七百年后，人人读得到我的书。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七百年后的算学里，可还有一个人知道，我是爱过这个世界的？”

王雨莹在台阶上坐了很久。初夏的风穿过桂子山，把图书馆前的香樟吹得哗哗作响。

她没有回信。

她回到宿舍，打开电脑，点开那篇改了四年的博士论文，翻到最后一页——致谢。

她在致谢的最前面，敲下这样一段话：

”感谢秦九韶先生（1200—1261）。世人谓其狂狷，吾独见其赤子。淳祐七年，先生于狱中授我一题，是题即吾一生之门。先生之爱这个世界，七百年后，仍有人记得。

——王雨莹，华中师范大学，桂子山”

2027 年 6 月，答辩。

周慎坐在主席位上，最后一个问题，老头摘下眼镜擦了擦，问了全场唯一一个与论文无关的问题：

“你这个致谢，”他说，“是写给人的，还是写给时间的？”

王雨莹望着台下的导师，望着窗外那条从七百七十九年前一路流过来的夏天，答：

“是回信的，老师。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信，我得回。”

全票通过。

那天夜里，宿舍楼下的信箱里，又来了第二个包裹。没有邮戳，油布上带着岭南的潮气。

里面是半支算筹——淳祐七年的大狱里，他用来在墙上刻题的那半支的另一半——和一页信：

”题出完了。筹归你。

出题的人，归田了。

又及：留白处，替老夫守着。后人有题，此处便是题眼。

——九韶，梅州，手抖”

王雨莹把算筹收进贴身的衣袋。

那是这个夏天她收到的第二件来自时间另一头的行李。第一件是论文通过的消息，第二件，是这半支筹。

她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门从来就没有关过。书页即船，批注即橹，写下去，人就还在路上。

窗外，桂子山的桂花还没开，可她已经闻见了。

卷三　绍兴十一年

每一代守门人，都是被门温柔收过账的人。

第一章

落雪的人

裴衍之这辈子复盘过两次那个晚上。一次在1938年，一次在1141年。

1938年8月，汉口的大火把半边天烤红了。武昌昙华林，周家算学塾的课堂上，二十八岁的讲师裴衍之正被先生周静庵打发出去送两个学生过江——就因为这一趟差事，炸弹落下来的时候，他不在。

他赶回来时，学堂塌了半边。周静庵趴在讲台底下，身子护着一个吓傻了的女学生，后背插着半根梁。

“先生——”

“衍之。”周静庵的血从嘴角往外涌，说的却是算学，“方才那道招差题……你代我，给学生讲完。”

当夜，雨。裴衍之跪在废墟里，膝下是泥，泥里是先生的血。他忽然听见屋角传来一声很轻的响动——

咔哒。

那口锁了不知多少年的旧樟木柜，柜门开了一线。里面没有书。里面是水声。

一个念头攫住了他，比悲痛更清楚，比死亡更礼貌：你欠了一条命。门来收账。

他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朝柜子走去。身后是 1938 年的火，柜子里也是火，两种火隔着七百九十七年烧同一座城。他跨过柜门的时候想：也好，死了就能见着他们了。

他没有死。

他从 1141 年的西湖里浮了上来，漫天大雪，落了他一头一脸。

把他从冰水里拖上来的，是葛岭抱朴道观的一个老女冠，道号守朴。

“后生，”老人把他架进道观，往炉边一摁，“你是从房上下来，还是从书里下来？”

这句话，七百五十六年后会有一个盲眼姑娘，一字不差地问另一个人。此刻的裴衍之听不懂，只顾发抖。直到三天后，他在观里的皇历上看见四个字——

绍兴十一年。

“岳飞，”他一把抓住守朴真人的袖子，嗓子劈了，“岳元帅现在在哪?!”

“大理寺狱。”老女冠看他的眼神，像看一个从很高处摔下来的人，“和议已签。腊月里的事，满临安没人敢提。”

裴衍之是学算学的。他不懂政治，可他懂日期。他来自一个知道结局的时代，而他的时代白纸黑字地告诉他：这个腊月，岳飞会死在大理寺的风波亭。

他欠着一条命没还。如果这世上有一条命是必须还的——

他连夜写告变书，历数和议之祸，写完塞进怀里，天不亮就下山。守朴真人没有拦，只在他出门时说了一句：

“后生，你可算过，这一笔要多少人来平?”

他没算。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就错在没有算。

告变书没能送出城。第三天，他在城门口被人拿住，搜身，文书当场面焚。同一天夜里，抱朴道

观走了水——守朴真人把两个小道士推出了火海，自己没能出来。

裴衍之被释放出城时，葛岭的雪把道观的灰烬埋成了平地。他在雪里跪了很久，然后做了一件他后来做了一百年的事：

他把账算了一遍。

岳飞活，和议崩，兵祸再起。金人的铁蹄，江南的疮痍，沿路州县的丁口，他一项一项估，一项一项加。算到第七天，搁笔。

账不平。救一个人，要填进去的人数，比这个人一辈子能救的还多。

他烧掉了自己的第二封、第三封、第七封告变书。烧最后一封的时候，他在火边用烧黑的木炭写下四个字，后来在历局的第一块匾上，这四个字被刻了九十年：

数债数偿。

往后的日子像算盘珠子，一粒一粒，拨过去。

他考进太史局当算士，不出三年，名动临安——没人知道这个年轻人推演日月食的草稿纸背后，是另一种历法。他把真正的学问藏进衙门的废纸堆，把真正的局藏在太史局的影子里。历局立起来的那一夜，他在局训里写下三条规矩：不授超前之学，

不改史册一笔，找到门的人，归期由历局定。

写完第三条，他自己怔了很久，添了一行小字：

“——此条待改。”

这一条，他改了九十年，到死也没改好。

他造校史阁，不是为了藏史，是为了听史：他第一个发现，史书上的字会在深夜里极轻地挪动——原来账动的时候，墨也会跟着疼。他把“守衡者”三个字给了这个守门的行当，把第一代守衡者的名字登记造册，第一个名字是他自己的，真名，裴衍之，籍贯一栏他填的是：

武昌。卒于未至。

八十六岁那年，他做了此生最后一道大题。

题目是：门还需要一个守门人，而他自己时日无多。推演：柜中手书一册，封蜡，投葛岭之水。水行七百一十五年，出武昌昙华林。彼时太平军围城，人心惶惶，必有一个姓周的算学先生，在江雾里拾得此柜。周家三代之后，当出一个名叫周静庵的塾师，塾师门下，会有一个天资过高的少年——

那少年姓裴。

他把推演过程写满四十张纸，核了三天，确认无误，确信这柜子会养出一脉守门人，养出他的先生，再由他的先生，把“数比人老实”五个字，亲

手教给年少的自己。

只有第四十一张，没人见过。

那一页他写完之后，自己点了火，烧成灰，埋进了西湖北岸的雪里。

历局的后辈问过他：算出了什么？

老人笑着说：算出来一个我不想改的数字。

什么数字？

他没答。第二天，他就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嘉定十七年的西湖。

这柜子是他送的。这一脉是他种的。连教他守门的那位先生，都是他隔着七百年，给自己聘的。

账上，这叫自平。

送柜那夜，他在柜里留书一封，末尾写道：

”守门人裴衍之，留。

看守此柜，勿问来处，勿开其锁。它开的时候，门就开。

代我，向门问好。”

嘉定十七年的冬天，西湖的水是黑的。

一百一十岁的裴衍之站在水边，看着那个年轻人从水里浮上来——浑身结冰，怀里死死搂着半页纸，姿势和八十三年前的自己一模一样。

老人笑了，一步一步走进冰湖，把年轻人拖上岸。渡人者，以寿为缆。缆绳收尽的那一刻，他忽然觉得很轻快。

三天后，他死在校史阁的躺椅上，神情安详。殓单无名——年轻人把他的名字穿在了自己身上。

从那以后，“裴衍之”不再是一个人的名字。

它成了一个职位的名字。

第二章

账簿第一页

咸丰六年冬，武昌围城。

太平军的营火把长江照得通红，昙华林里的书声断了三个月。十一月的一个江雾夜，算学先生周慕渠早起开门，看见自家门槛上卧着一口樟木柜。

柜上一封信。信里八个大字力透纸背：看守此柜，勿开其锁。

围城里的冬天，人心比粮价先崩。正月里，周慕渠的幼子出痘，城里请不到医。妻子跪在柜前哭求了一整夜——先生自己也伸手碰过那道锁，三次。

三次，锁都是烫的。烫得像有人在门那头，隔着七百九十七年，按着他的手，轻轻摇头。

第四夜，周慕渠梦见一个下雪的湖。湖边有个烧信的人，一边烧，一边用木炭在地上写账。他凑近去看，写的是：

“账不平。救一人，填百人。”

醒来，他把三次按锁的手记进一册新本子。第一页，他写的是：

”咸丰六年冬，柜至。江雾夜，有客自水上来。

吾三欲开柜，三而止。非力不能，不敢也。

守门人之第一课，学‘不能’。”

三个月后，城解。周家的幼子没能等到那一天。出殡回来，周慕渠在账簿第二页接着写：

”今知学‘不能’者，门收学费极昂。

然账上若无一个‘不能’，天下人都要替它付账。”

这册账簿，此后传了六代，传了一百七十年，没人再动过开锁的念头。

以上是王雨莹 2027 年秋天，在周慎家里一页一页翻完的。

那天老头儿把祖上传下的东西摊了满满一桌：账簿、历代手书、一张 1936 年的课堂合影。照片上周静庵站在中间，清瘦，戴眼镜；他左手边一个年轻人，眉眼清俊，笑得矜持。

“这是我祖父周静庵。”周慎的手指停在中间，又挪到左边，“这个，是他的学生。裴衍之。”

王雨莹捏着照片边缘的手，轻轻抖了一下。

“还有件事。”周慎把照片翻过来，指着第二排最边上，“这一位，我查了六年。学籍没有，名册没有，连照片背面的名字都磨得只剩半个三点水。”

照片上是个面目很淡的年轻人，站在角落里，像一笔没画完就停了的墨。

“六代守门人的档案，我都在祖父的箱子里见过。”周慎说，“只有这位，查无此人。”

王雨莹盯着那个影子看了很久。

“他是守门人吗?”她问。

“不知道。”周慎把照片收好，”档案里只多出半行字，是我祖父的笔迹——

‘此人非我门中客。门认的。’”

“我祖父教他的那句口头禅，”周慎说，“后来成了我们周家每个人开学的第一课。我对你也说过。”

数比人老实。

窗外，2027 年的秋雨敲着桂子山的梧桐。桌上，1856 年的账簿摊开着，纸页脆黄。

王雨莹忽然明白了这部书的写法：每一个守门的人，都是被门温柔地收过账的人。

第三章

南海的波

2027 年 10 月，厦门，全国孤立波学术会议。

王雨莹的报告被排在下午第二场，《时序扰动下孤立波解的稳定性》，作者栏第一行那个名字，让全场安静了三秒。

茶歇的时候，她端着咖啡走到海报区，停在一张南海等深线图前面。图的主人正在跟人家比划：“内孤立波在吕宋海峡生成的时候，振幅能到两百米，传播上千公里不变形——我们给它做了三年的定点观测。”

“你这个波，”王雨莹说，“我熟。”

年轻人回头。三十岁上下，晒得很黑，笑起来一口白牙：“巧了。你那篇论文我也读过——就一个

问题。引理 3.2 的作者谢明烛，编辑部查无此人，脚注写‘手稿经水路递送’。”他晃了晃杯子，“我是研究真水路的。顺风逆风我都熟，你给我讲讲，哪条水路，能把手稿从南宋递到 2027 年？”

王雨莹看了他三秒。

“逆风也递的那条。”

年轻人愣了一下，大笑，以为碰上了一个幽默感很好的同行。他伸出手：“周述。物理海洋。武汉人。”

“王雨莹。武汉人。”

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这一握是六代守门人家族的第九次遗传。

2028 年春，周述在女朋友宿舍的阳台上，拆开了那个油布包。

宋纸。桑皮纸。三种字迹。他坐在小马扎上看了两个小时，一言不发，然后抱着包走了，三天没消息。

第四天凌晨，王雨莹的门被敲响。周述站在门外，眼睛通红，手里捏着一沓草稿纸——他把三组同余式从头验算了一遍，验到第四遍的时候手开始抖，验到第七遍，他抓起外套出门了。

“1247，淳祐七年，秦九韶四十七岁，对得上。”他把草稿纸摊在她面前，声音哑的，“2026，模两千一百，你落地的那一年，也对得上。王雨莹，我是一个做海洋观测的，我这辈子只信仪器。我的仪器告诉我，那页纸比我老八百岁。”

“那你现在信了?”

“我信了。”他看着她，忽然笑了，笑得比哭难看，“我研究了五年孤立波，我以为我在研究南海。原来我一直在研究你的那列。”

“不过丑话说在前头。”王雨莹清了清嗓子，“我们学数学的，跟你们学物理的，画风不一样。”

“哦?”周述挑眉，“比如?”

“比如你们仪器坏了，先拍一拍。我们证明卡住了，先睡一觉。”

“那也比你们强。”周述说，“你们证完存在性就收工。我们还得下水。”

“你们那叫近似。”

“你们那叫不落地。”

两个人对瞪了三秒，同时笑了。

行，门当户对。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问出了那个决定了他一生的话：

“还缺守门人吗?”

“不缺。”王雨莹说，“这门六代单传，规矩大，没编制，没经费，没名没姓，还得随时准备替别人付账。”

“哦。”周述点点头，“那正好。”

“全是我自己要去的。”

王雨莹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研究大海的人，可能比她还疯。

疯点好。守门人这家单位，正常人待不了三天。

第四章

江蓠的功课

要先从江蓠读过的那本书讲起。

2019 年 8 月 19 日，雷雨，善本室。

江蓠从樟木柜里取出那册刻本的时候，手是稳的。做她这一行的人，翻到第七页就不稳了。

书里有个女子，自天而降，落进淳祐七年的临安。书里有个醉酒的秦九韶，有个盲眼的说书姑娘，有个笑起来像春风的少监。书里写到校史阁那一夜，满架的字从纸面上站起来——

写到 2026 年 11 月 17 日，善本室，雷雨，樟木柜，锁会开。

江蓠坐在图书馆闭馆后的台阶上，把那三行终章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风从桂子山下来，她把书按在膝盖上，从口袋里摸出笔，在页边写小字：

“此处，青城山，锚索必断。——我已照做。”

“此处，他必不肯松手。——我不怪他。”

笔尖悬了很久，写下第三行：

“替我看住门。——门我会看的。用我。”

她上楼的时候还书，在数学系的光荣榜前站了三秒。金漆的第一名：江蓠。第二名的位置空着，漆还没干。

她忽然很想知道二十年后站在那里的人会是谁。算了一遍时间——2026 年来的那位师妹，今年该上大一。

开学那天她在图书馆见过那孩子一眼。左肩比右肩低半分，咬笔杆，眼神清冷。

“很好。”江蓠对着光荣榜轻声说，“师姐的岗位，有人接班了。”

第二天她把这册书拿给裴衍之看，从头讲到尾，讲得眉飞色舞。讲到最后一页，她叹了口气，把那一页折了过去。

“这里呢？”他问。

“留白。”她说，“留白处，是给人出题的。”

他信了。他总是信她。

2019 年 11 月 16 日夜，实验前最后一晚，江蓠买了一整袋大白兔，放在他书桌上：“成了，每年今天吃一颗。吃二十颗，就够我们名垂青史。”

“要是败了呢?”

“败了，”她替他剥开一颗，塞进他嘴里，自己靠在他肩上，看着窗外的青城山方向，轻声说，“败了，就换个人吃。”

那一夜裴衍之睡着之后，江蓠睁着眼睛到天亮。她想起书里写的自己——散而不灭，以初态之形长存。原来那不叫死。

原来那叫，调到门的那一边去上岗。

包裹是 2027 年深秋的一个雨夜到的。

王雨莹那晚本来只是去善本室放一本书。推门进去，就看见樟木柜前站着一盏灯——一盏她没见过的、样式古旧的灯笼，灯下一个人影，青衫，戴着斗笠，正把一个大油布包往柜台上放。

听见门响，人影转过身来。

斗笠底下是一张正在变淡的脸。眉目还在，轮廓已经像被水洇过的墨，看第二眼比第一眼更模糊。他冲她点点头，做了一件让王雨莹心脏骤停的事——

他把油布包往她这边推了推，从怀里取出一册簿子，一支笔，客客气气地指了指签名栏。

“重件。”他的声音像隔着一层水，“要签收。”

“……裴师兄？”

灯影里的人影停了一停。那动作让她确定是他，也让她确定他已经不是他了。

“认得路，不认得人。”他歉意地笑了笑，“抱歉。有信要寄吗？时间的邮路，风雨无阻。”

“你记得王雨莹吗？记得江蓠吗？”

斗笠下的脸安静了很久。他低头翻他那册簿子，一页，一页，翻得很慢，像在自己一生的灰烬里翻找没烧尽的东西。最后他停在某页，指给她看那一栏签收记录——

收件人：王雨莹。寄件人：江蓠。

那一栏底下，有人用极小的字，一遍一遍地补写着同一句话，写满了整页：

“她很重要。她很重要。她很重要。她很重要。她很重要……”

笔迹从工整到潦草，到最后一行，已经抖得几乎认不出——像一个人在彻底忘记之前，和时间抢最后几行字。

“这位江蓠，”邮差指着那页，礼貌地、茫然地问她，“是你的故人吗?”

王雨莹的眼泪当场就下来了。

“她是我师姐。”

“哦。”邮差点点头，合上簿子，重新变成一位尽职的差人，“那这最后一趟，送到了。”

他提起灯笼走向门口，走到门边，忽然又停下，像被什么极旧的东西轻轻绊了一下。

“对了。”他没有回头，“寄件人留过一句话，让我到站时一定带到。我念给你听——”

“‘这道题我做了二十年，总算能交卷了。麻烦师妹，替我看看结尾对不对。’”

灯笼晃出门去。雨声里，那盏灯在走廊上一点一点淡掉，像一行被解到最后的方程，消元，归一，什么都没有剩下。

善本室里，只剩下那个油布包，和王雨莹一个人。

她在宿舍看了一夜。

包里是一册手稿。桑皮纸订的，纸性杂——这一页脆黄是宋纸，那一页雪白是 2019 年的打印纸，中间夹着的手感古怪的，说不清是哪个朝代。三种字迹：

第一种清瘦飞扬，是江蓠的。主线从 KdV 的散射问题一路推下来，二十年水里的功课，一步不缺。第二种清峻，批注在页边，是大衍的路数——谢明烛。引理 3.2 整页出自她手，底下注着一行小字：“沅沅十八岁那年，把这个给她看。”

第三种字迹抖得厉害，只在页脚，改了几处笔误。没有署名。

王雨莹越看越冷，越看越热。

定理一是江蓠二十年前在青城山没能写完的那半页。定理三，是她自己博士论文的核心命题——她以为那是她证出来的。此刻它完完整整地摊在手稿上，证于“水历二十年”，页边一行小字：

“师妹，结尾我替你写好了。你别嫌我越俎代庖。”

三个碎在时间里的人，用三种算法，证了同一道题：碎裂者，以其初态之形长存。

不散。不灭。不回家，也不消亡。

散，而不灭。

这就是她们三个在时间里做的那道题的全部答案。江蓠不需要谁把她捞回来——她从未离开过，她只是换了一种相态，完整地、清晰地、以她自己的形状，长存在水里。捞，是岸上人的执念。

天亮的时候，王雨莹在稿末郑重写下第四个字迹，补全了证明的最后一块：

“证明成立。——王雨莹，验讫。”

她后来常想，这行“验讫”两个字，是替三个人签的。

论文寄出的那天，周慎陪她去了青城山。

江蓠的衣冠冢在半山，小，干净，碑上连生卒年月都没有。王雨莹把那本印着两个作者名字的期刊放在碑前——《时序扰动下孤立波解的稳定性》，作者：江蓠，王雨莹。脚注第一条写着：

“引理 3.2 由谢明烛完成，其手稿经水路递送。”

编辑部以为这是个玩笑。它不是。

她又放了一颗大白兔。周慎蹲在碑前，掏出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把碑顶擦了擦，又把光荣榜上那个金漆的名字——江蓠——从记忆深处捞出来，端端正正描了一遍。

下山的时候落雨了。老头儿忽然说：

“我那个学生，衍之，当年论文答辩，讲的也是孤波。”

“我知道。”

“他错了一个符号。”周慎望着雨里的山路，“错了十三年，错进了水里，错成了另一个人。可你要

记住——他临下水前那晚，把错题改完了。”

雨声很大。王雨莹嗯了一声，把伞往老师那边偏了偏。

伞沿滴下来的水，亮得像一行一行验算完毕的等式。

第五章

雨夜图书馆

淳祐十年，临安，雨。

瓦肆的檐下挂满了灯笼。十八岁的阮沅站在场子中央，今夜是她连说的第三夜，也是《雨夜图书馆》的最后一夜。

场子满得站不下。第一排坐着致仕的庾简，八十岁了，开场一炷香就睡熟了，嘴角带笑。柱边靠着井老吏，九十挂零，人称“井太爷”，听说当年历局的门环就是他擦的。后排立着历局新任的算博士陈沅，二十四岁，抱着胳膊，一张脸还是那副宋人里少见的短打装束——临安人都知道，陈博士有一种怪本事，凡书过他的手，三天就能上版。

最后一排，雨里进来一个听众。

斗笠压得很低，青衫的下摆湿到膝弯，进门不抖水，不问座，安安静静坐在暗处。

阿沅的竹板打到第三更，故事正讲到校史阁的那一夜——满架的字从纸面上站起来，像一场倒着下的大雨。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在这个当口停下来。

场子里一千个听众，九百九十九个她都用耳朵认得：这个的咳嗽，那个的扇子，前排庾公的鼾声。只有最后一排那个人，从进门到现在，心跳没有乱过一拍。

阿沅在黑暗里侧了侧头。

七年了。这个人的呼吸，她一听就认得。

“……那一夜，”盲眼的说书人把醒木轻轻一顿，接下去，声音稳得没有一丝缝，“门里走出来的人，第一句话是——沅沅，生辰要吃桂花糖藕。”

满场喝彩。最后一排的那个人，低着头，肩膀极轻地抖了一下。

天亮书散。后堂里，阿沅端着一碗糖藕进来，放在桌上，对着空处说：

“王娘子。糖藕我照我娘的方子做的，没放猪油。你凑合吃。”

斗笠摘下，露出一张比七年前沉定了许多的脸。王雨莹看着她，看了很久，忽然笑了：

“你怎么听出来的？”

“你走路，”阿沅说，“落脚的时候，左脚比右脚轻半分。七年前就这样。瓦子里的老人都以为我瞎，其实我比谁都看得清楚——用耳朵。”

两个人抱在一起的时候，谁都没说话。门外，陈沅端着第三碗糖藕进来，看见这一幕，把碗往桌上一放，转身出去，顺手带上了门。这个在七百年后学会了用检索机的宋朝人，此刻蹲在门槛上，看雨，眼眶通红。

那天上午，王雨莹办了三件事。

给陈沅的，是一支钢笔。“七百年后写字的东西。你刻书，用它画样。”

给井老吏和庾简的，是两包现代的茶。老头儿们捏着那包装看了半天，井太爷说：“这字，印得比国子监还齐。”

给阿沅的，是一个布包。明烛的布包——七年前那七天里，明烛说“床板底下压着，它自己会到该到的日子”。王雨莹把布包递过去的时候说：

“它自己会到该到的日子。我就是那个日子。”

布包里是十八则小故事，阿沅一岁到十八岁，一年一则，母亲的笔迹。第十八则只有一行：

“往后的话，让你哥说，让王娘子说，让你自己说。”

第十八则下面，还压着一页纸。笔迹是另一个人的，抖，见笑：

”沅沅：

爹看不见你十八岁了。你哥会描，爹不让他描——爹忙，爹得把欠你娘的嫁妆刻完。

你娘这个人，爹是糊里糊涂娶的。娶进门第三年，她半夜对着一口锁着的柜子说话，爹躲在门后头听，听了一炷香，回屋把铺盖卷了，睡到柜边上去，陪她一起守。她问爹怕不怕。爹说，怕。她说怕什么。爹说，怕你哪天走远了，没人记得给你留门。

后来就有了你哥，又有了你。你哥生下来就会皱眉，你生下来就哭得像背错了书。爹就知道，你娘的数，落到你们俩骨头里了。

你娘教童谣那几年，爹给她打板。一句一板，打到第五年，爹听明白了——那不是童谣，是信。爹不识数，爹识板眼。你念到哪儿打了磕绊，爹夜里就补一板。爹补不上的，留给你娘。

有件事爹只跟你说：早年间有人来问过你娘留的册子。爹告诉他，谢娘子只说书，册子让爹烧了。爹烧的是自己刻的版。真的东西，你娘自己收着呢，收在哪儿，爹不问。守门人家的规矩，爹懂一半，够用了。

爹快不行了。时疫这个东西，不讲账。爹不怕，爹就是可惜，可惜看不见你十八岁的样子。

沅沅，往后有人从雨里来，替爹给她带碗水。手腕往里翻，小指不挨碗的那种人。

——阮三郎，绝笔于病榻。字抖，见笑。”

阿沅捏着那页纸，抬头“看”她：“这本书……缺一个结尾。”

“我知道。”王雨莹说，“结尾我带走，写成下一章，寄回来。”

她那一夜没有睡。

陈沅的书坊里，刻刀、梨木板、一盏台灯——灯是王雨莹坚持点的，陈沅管那叫“不用油的灯，邪性，但是亮”。她写了一整夜，写《雨夜图书馆》的最后一章。

那一章很短。短得像一道题的“解”字。

”若后世有江姓女子读此书：善本室樟木柜，雷夜可取。替我看住门。

若裴衍之同行：锚索若断，即刻松手。留得人在，门才有人守。

若有人问我结局：没有结局。门不关，人不散，账在继续算。

——从雨里来的听众，手书。”

“就这些?”陈沅凑过来看。

“就这些。”王雨莹放下笔，“书要留一页给读者。我师姐说过，留白处，是给人出题的。”

陈沅不懂“师姐”两个字怎么把她眼圈说红了。他也不多问，抄起刻刀。四十九部刻本，一部一部，刻了整整一冬。

很多很多年后——淳祐年间还没过完的时候——其中一部，自己走进了水里。

它自己会到该到的日子。

离开是在清晨。雨停了，门开在西湖的旧水痕上，一去一回的缝，安安静静。

阿沅送他到水边，忽然说：“下回你再来，听我说新书。新书的名字我都想好了——”

“别告诉我。”王雨莹跨进水里，回头笑，“留着我来了自己听。”

水光合拢。那个从雨里来的听众，散成了一行字。

卷四　拾门人

门收走她的记得，纸替她记着她。

第一章

拍品四十九

2025 年 11 月 28 日，杭州，西泠秋拍，古籍专场。

第四十九号拍品上了展台。一册话本，半叶九行，十八行大字，牌记四个字：临安陈沅刊。纸墨淳祐，流传无绪——藏家印记一个没有，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起拍价八万。

场子里懂行的都摇头。话本不是正经书，宋刻话本传世稀则稀矣，可这一册连个故事名都没听人著录过。图录上倒是印着卷名：《雨夜图书馆》。

电话委托席上，有人直接加了五十万。

最后落槌：三百一十万。买主：镇北科技董事长，柯镇北。

委托方栏里写着：佚名。地址栏只有一个城区：武昌，昙华林。

顾惟深扫了一眼，没在意。

很多个月后他才知道，自己漏看了一个本该让他当场从椅子上站起来的地名。

柯镇北六十二岁，做安防芯片起家，钱包里揣着一张 2024 年 3 月的诊断书：胰腺，晚期，保守估计还有两年。他用钱把两年续成了三年，现在第三年也快见底了。

他不甘心。他资助“意识存续”实验室已经八年，首席科学家换到第五任，钱花得像烧。

顾惟深后来核对过时间线，发现一个他始终没敢问出口的细节：实验室注册于 2022 年，柯镇北的体检报告，是 2024 年 3 月。

也就是说，他怕的那样东西，比他的病来得更早。

“柯总，”有一次他问，“您到底在怕什么?”

柯镇北看着窗外的钱塘江，很久才说：“我怕的不是死。”

“那是什么?”

“是死得没有响动。”直到他的首席科学家把一册宋刻话本放在他桌上。

顾惟深，四十六岁，理论物理出身。他是周慎早年带过的博士生，2009 年被除名——全系都知道那场风波：他要在论文里加一章“历史异常事件的物理考古”，周慎把他的稿子摔了回来：“先把数学做老实！”他摔门而去，一走二十一年。

此刻，他指着那册话本，对柯镇北说：“柯总，先别管意识存续了。给你看一样东西。”

他把话本翻到某一页，取过一张餐巾纸，当着柯镇北的面推了起来。三组同余式，大衍求一术，不过五分钟，一个数落在纸面上：

1247。淳祐七年。

顾惟深的手没停，翻到下一页，又是一组。这次他推了十分钟，落笔：

2026。

“这本书是南宋人刻的。”他抬起头，眼睛里的光让柯镇北往后靠了靠，“可它写的锚，一路钉到 2026 年。柯总，这不是小说。这是图纸。”

“你知道它最后三行写的是什么吗？”顾惟深的声音低下去，“‘若后世有江姓女子读此书，善本室樟木柜，雷夜可取。’——江姓女子，2026 年，华中

师范大学，有个叫江蓠的数学家，2019 年青城山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还有第二行：‘若裴衍之同行——锚索若断，即刻松手。’”顾惟深扯了扯嘴角，“柯总，我导师周慎，这辈子只丢过两个学生。一个叫裴衍之，一个叫江蓠。这两个名字，现在躺在一册八百岁的宋版书里。”

柯镇北盯着那三行字，看了很久很久。然后他笑了，笑得像个终于找到门牌号的病人。

“开价吧，顾老师。要多少，要多久。”

“多久不保证。”顾惟深合上话本，敲了敲封皮，“但有一件事先说清楚。这书我还读出一个东西——它对贪心的人特别客气，把陷阱和出口印在相邻的两页。这书最后一页写着：门收钱，不收支票。”

“我别的没有，就是钱多。”

“所以正好。”顾惟深看着他，目光里没有嘲讽，只有一种近乎怜悯的平静，“它收的就是你这样的。”

第二章

开柜之夜

2030 年 12 月 21 日，冬至，武汉发布了十年来第一个暴雪红色预警。

王雨莹三十三岁，华中师范大学讲师，主攻非线性偏微分方程。这天夜里，她、周述、还有七十二岁的周慎，按惯例守在校本部图书馆。

这是周慎的规矩：大雷大雪的节气，旧伤易裂。

三人的分工早已熟稔：周述在馆内巡守，王雨莹和周慎在善本室外的长椅上坐着，一人一杯热茶。周慎这几年老得快，手抖得端不稳杯子，可每个风雪夜，他必到。

“老师，”王雨莹替他拢了拢围巾，“下这么大的雪，他们不会来的。”

“雪大，他们才会来。”老头儿望着窗外的雪粒子，“门也是挑日子的。”

“老师，”王雨莹忽然想起一件事，“我翻档案的时候发现，守门的，没有一个是寿终正寝的。裴衍之死在腊月，周慕渠死在围城，周静庵——”

“死在炸弹底下。”周慎替她说完，笑了笑，“发现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

“冬至。”

老头儿把茶盏放下，慢悠悠地说：“所以今晚，你值班，我值命。”

十一点四十，图书馆的门禁无声地开了。

四个人走了进来，雪都没抖。为首的老人穿着驼色大衣，脸色灰败，眼睛亮得吓人；他身后是顾惟深，再后面是两个抬着仪器的 technician。

周慎盯着顾惟深，看了三秒，叹了口气：“你还是做那个去了。”

“老师。”顾惟深微微躬身，声音里没有愧，也没有得意，“我快做到了。”

“你二十一年前就说过这四个字。”周慎说，“你快做到的不是它。是它爱吃的。”

柯镇北向前一步，把一份文件放在桌上——《华中师范大学善本室数字化建设捐赠意向书》，金额那一栏的数字，够建一栋楼。

王雨莹瞟了一眼那个数字。

够他们数学系发两百年的绩效。

她花了三秒钟，才压下当场劝柯总“要不先捐栋楼”的冲动——然后想起对方是来抢她的门的，不是来送钱的。

“周教授，我不绕弯子。”他说，“我要开那口柜子。我出钱，出设备，出论文挂名。我只有一个要求——开门的时候，让我进去。”

“你想去哪一年?”

“哪一年都不去。”柯镇北笑了。他解开大衣，里面的毛衣空荡荡地挂着，整个人瘦得像被岁月啃过。“我查过了，书上都写着：散而不灭，以初态之形长存。我这条身子反正烂透了，我不要它了。我要散进去，长存。”

周慎看着他，像看一个拿着假币要买房的人。

“你以为那是不死。”老头儿慢慢地说，“那是变成邮路上一件没人签收的包裹。”

“柯总!”周述从里间冲出来，“别让他开机器____”

晚了。顾惟深带来的那台仪器已经架在善本室中央，两台耦合振子，频率被压成整数比——可通约。共振起的一刻，樟木柜前的空气像水一样立了起来，一道竖缝，无声张开。

驻磨。顾惟深把八百年前那座磨，从纸上造到了人间。

柯镇北甩掉大衣，深吸一口气，一步跨了进去。

然后他开始碎。

惨叫声不是从喉咙里发出来的，是从四面八方——两个 technician 最先定住，像被按了暂停的影像，边缘泛起毛边；磨开始吃人了，而且它吃上了就不打算停，吸力漫过仪器，漫过书架，朝王雨莹、周慎、周述抓过来。

“怎么关?!”顾惟深对着自己的机器嘶吼。

“关不掉!”王雨莹趴在地上扒着桌脚，一字一顿，“断电没用——它吃的是节点，不是电！硬断它就塌，塌了就是震潮，半个武汉替它平账！只能改——改成桥！给我两个不可通约的数，快!”

周述扑在仪器上，手抖着摸向调谐旋钮，朝她吼回来：“报数!”

“1.6180339887——黄金分割！错一位我们都得变成馅!”

旋钮转过。竖缝的吞噬猛地一滞，像一台绞肉机被人喂进了一颗咬不动的核——磨，改成了桥。

桥是稳的，但只有一瞬。

柯镇北悬在桥中央，半个身子已经散了，正一寸一寸往回拼。他拼回来的时候，那个不可一世的百亿身家、八年意识存续研究、三百一十万的宋版书买主，哭得像个放学没人接的孩子：

“拉我出去——我不要长存了——妈——妈——拉我——”

桥的缝隙在收拢。再没有人拽他一把，合拢的那一线会把他裁成两截，一半在这边，一半在那边，比死难看，比散难受。

顾惟深僵在原地。他知道规则。他张了张嘴，发不出声——因为解这个问题需要的那个东西，他付不起。

周述动了。

他只迈出去半步，手腕就被拽住了。拽他的那只手又瘦又抖，却像钳子一样。

“松手。”周慎说。

“老师——”

“这题轮到我了。”

七十二岁的老人整了整大衣，朝那道正在合拢的光走过去。走到缝边，他回头，看了王雨莹一眼。

那一眼里有九百年的葛岭，有八十三年的西湖，有六代人的账簿。

然后他抓住了柯镇北的手。

第三章

以寿为缆

渡人者，以寿为缆。

缆绳收紧的那一刻，善本室里所有人都听见了那个声音——不是响动，是流失。周慎的背影一寸一寸矮下去，像有人从他体内往外抽着看不见的年岁。

“调谐稳住！别让它共振回去！”王雨莹吼着，黄金分割的小数点一个一个往外报。

周述趴在仪器上，指节发白。

顾惟深冲过去抱住了供电的主缆——磨的回咬顺着线路找到了他。他惨叫起来，不是疼，王雨莹后来才明白：磨收他的账，收的不是命。

是记得。

“她的脸——”顾惟深跪在地上，一遍一遍摸着自己的脸，声音空得吓人，“晚晴……我妹妹的脸……我看不见她了——”

他抱住电缆没撒手。他用他这辈子唯一一张清晰的照片，换了两个陌生人的命。

桥，合拢了。

柯镇北整个人摔在地板上，完完整整，嚎啕大哭。周慎松开手，往后退了两步，靠着那口樟木柜，慢慢坐了下去。

像九百年前，校史阁躺椅上的那个老人一样安详。

王雨莹扑过去的时候，老人的眼睛还亮着。

“钥匙……”周慎的气息已经薄了，“往后，柜子的钥匙……”

“我有。”

“给你没用。”老头儿笑了，眼皮抬了抬，看向愣在门口的周述，“给心软的。”

“老师——”

“吵什么。”周慎闭上眼，声音越来越轻，“数比人老实……可我这一辈子，最得意的，是收的几个学生，都不怎么老实……都肯赖在门边不走。”

2030 年 12 月 22 日，凌晨两点十七分，雪停了。

樟木柜的锁，咔哒一声，自己合上了。像行礼，像鞠躬，像一个衙门的老门房，送最后一任大人出门。

顾惟深是凌晨三点来的。一天之内，他的头发白了一层，不是比喻。

“有件事，必须在周老师下葬前说。”他把一张纸放在桌上——驻磨的设计草图，右下角一行日期：2030 年 3 月。

“机器是我先造的。柯总四月才看见它。”

王雨莹没说话。

“话本里写得明明白白：可通约，必共振；不可通约，方相忘。驻磨是错解，整本书用一整章写它错在哪——我读了七遍。”顾惟深看着自己的手，“柯镇北不读注脚。他这种人，正文里扫见‘散而不灭’四个字，就什么都不读了。所以他需要我。”

“你让他走进磨里。”

“我需要在节点上把它转起来。”他抬起眼，那双眼睛空得吓人，“磨一转，水就裂开一条缝。我要把那条缝撑住零点四秒——够我往水里发一个脉冲，够我扫一遍……我妹妹。她走的那年山洪，遗体没

有捞回来。王雨莹，没有遗体，就没有账；没有账，一个人就哪儿都不在。我是做物理的，我算得出水记得所有掉进去的东西。我要把她扫出来。”

“柯镇北是你带的压舱。”

“他自己签的字。”顾惟深笑了一下，比哭难看，“他带了两千万的设备，四个保镖，一张绝症诊断书。他以为他是去永生的。他不知道‘永生’在我们这行是行话——意思是永远无人签收。”

“扫到了吗?”

顾惟深沉默了很久很久。

“扫到了。零点四秒，水里有一个回响。方位，年龄，失散的年数——全对。她在水里的某一个褶子上，完好，初态，长存。书上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然后呢?”

“然后磨开始吃人，我去抱电缆。”他摊开手掌，端详着这双陌生的手，“它收过路费，从我怀里拿走的。我连她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了，王雨莹。我用最后一张她的脸，扫到了她存在的证据，然后我把证据和脸，一起弄丢了。”

窗外落雪。她想起很多年前，另一个姓裴的人，也是这样把一个女人弄丢在时间里的。

“周老师临走那句话，是说给我的。”顾惟深站起来，深深鞠躬，“‘它爱吃的’——二〇〇九年他就警告过我，我装了二十一年没听懂。”

“从明天起，我在门口值班。不要工资。”

葬礼在石门峰。雪后初晴。

讣告上写：著名数学家周慎先生，治学严谨，育人无数。碑上，王雨莹坚持只刻了五个字的私谥：

数比人老实。

顾惟深站在墓碑前，从钱包里摸出一张旧照片，看了很久，递给她。

“她好看吗?”

照片上是个笑得很亮的姑娘。王雨莹喉咙发紧：“……好看。”

“是个很好看的人。”顾惟深把照片收回去，端端正正放好，像对待陌生人的遗物，“可惜我不记得我爱她了。”

他顿了顿，转过身来，脸上是一种大梦初醒的空茫：

“还缺看门的吗？不要工资。”

守门人家族的遗传病，就这样传到了第九代。

那年冬天剩下的日子，王雨莹总在做同一件事：伸手去摸记忆，像摸口袋里的硬币。

除夕夜，周述在厨房煮饺子，她在沙发上忽然想起一个场景，想讲给他听，张了张嘴——

那声“咔哒”之后，她最先看见的，是什么来着?

她站在原地，冷汗一层一层往外冒。

渡了四次门。债笔笔还清。水不收她的命，不收她的形——

水收利息，收的是见证。

第四章

口述

2031 年春，档案馆地下室，多了一间屋子。

柯镇北出钱，顾惟深画图，周述搬砖。屋子没有名字，三个人都管它叫“校史阁”，当着玩笑叫，叫着叫着就不像玩笑了。屋里四面书架，一张长案，案上摆着这些年陆续收回来的东西：

半支乌木算筹。一小片碎瓦。一张蜡纸糖纸。一部拍品四十九号。

还有一张 1936 年的课堂合影，装在相框里。

口述从春天开始。王雨莹口述，周述记录。

她讲得快，他记得慢，常常她讲着讲着停下来，盯着桌上的某样东西出神。

“这段接不上?”周述问。

“放着。”她说,“留白。”

“留白处……”

“是给人出题的。”

有些账,水收走了;有些账,实物替她记着呢。算筹一讲,瓦片一讲,糖纸一讲。讲到裴衍之的时候,她在“水中一瞥”那一段卡住了,对着照片看了很久。

“这个人,”她问,“是我恨过的吗?”

“恨过。”周述说,“也敬过。”

“那就行。”她点点头,“都记得,就行。”

讲到童谣那一段,她哼着哼着,板眼断了。怎么接都想不起来。她急了,额头冒汗,越急越断。周述按住她的手,把阮三郎那封信读了一遍——“你娘教一句,我打一句板”——她还是接不上。

那一页,周述在稿纸上注了一行小字:

此处板眼已佚。留白。留白处,是给人出题的。

夏天,两个人结了婚。婚礼不大,校史阁里摆了三桌。主桌上给周慎留了一把空椅子,椅背上搭着他的旧围巾。证婚人顾惟深念誓词,把新娘的名字念错了两次,第三次念对了,全场鼓掌。

秋天,最后一场口述。

那天她讲到了 1252 年的那个夜晚——讲完最后一句“留着我来了自己听”，她忽然停下来，盯着那部拍品四十九号，说：

“顾惟深，把那个刻本给我，终章那一页，用放大镜。”

放大镜下，木刻的“即刻松手”四个大字旁边，有一行被刻工当作笔痕、照样下刀的小字，浅得几乎看不见：

——他必不肯。所以要喊。

王雨莹捏着放大镜，浑身发抖。

她全忘了。她不记得自己写过这行字，不记得写过之后是什么心情。可她此刻看着它，像看着一个知道自己将要失聪的人，提前录下的、留给自己的口信。

“加上。”她说，“这是全书的题眼，加进去。”

“好。”周述敲下键盘，“书名定了吗?”

“定了。”她说，“《有物不知数》。”

“作者呢?”

她想了想。

“作者：王雨莹。以及，所有替她记得的人。”

书稿完稿那天夜里，两个人把它抱到善本室，放进樟木柜，和那半页残纸并排躺着。锁咔哒合上。

出门的时候，周述问：“还写后记吗?”

“写一句就够。”

“哪句?”

她握着他的手，站在 2031 年的雨檐下，说出了全书最后一句：

“这次，换纸来记她。”

那口老樟木柜里的书，后来一年比一年多。看守的人说，雪夜里常能听见柜中传出极轻的、翻书页的声音。

像是门，在读它的书。

读到了自己。

卷尾

尾声　顾晚晴

2032 年夏，档案馆地下室的校史阁，轮到顾惟深值夜。

他如今是这里最勤快的人，擦桌子，理书架，给每一批新到的包裹登记造册。他登记得格外仔细——名字，日期，有没有寄件人。他说不清为什么，大概是职业直觉：干邮路这一行的，迟早会遇到写着自己名字的那一格。

那天夜里十一点，门槛上多了一个湿透的油布包。

没有寄件人。有邮差。包裹的外皮上，一行字被水泡得发毛，笔画清瘦：

“此件妥收于水历三年。收件人终会出现。——邮差”

顾惟深拆开它。

里面是一张十八岁的生日照片。照片上的姑娘站在山道上，笑得毫无防备，背后是去年才新绿的树。照片底下压着一页纸，字迹圆圆的，带点撒娇的连笔：

”哥：

你说水里记得所有掉进去的东西。我托门查过了——你记得我，比记得你自己还牢。

脸丢了就丢了，照片给你，重新认识一下。

你妹妹，晚晴。”

顾惟深把照片举到灯下，看了很久很久。

他当然不记得她。他的仪器记忆里，这个姑娘只剩一行参数：方位，年龄，失散的年数。可是看着看着，这个白了一半头发的男人忽然笑了一下，像有人隔着二十年的水，替他把某个开关重新合上。

他找来胶带，把照片端端正正贴在门框内侧——每个进出校史阁的人，抬头就能看见。

然后在值夜簿上，给守门人家族的遗传病，添了最后一条规矩：

“门送的东西，必达。”

终稿说明

本版为全四卷终稿。

本书所涉数学，大多是真的：大衍求一术、中国剩余定理、KdV 方程与孤立波、黄金分割的无理性、最小二乘——它们各就各位，一如它们在人间时的样子。所涉人情，也都是真的。

若你捡到这本书时，正站在某个雷雨夜的图书馆里——别怕。

往前走，就是家。

又及：作者另有一册《穿越者生存手册》，经年未竟，唯最后一条定稿——

“若有后来者拾得此册，第一条：别怕。”

其余各条，留白。

——编者，桂子山